

佛國之旅——斯里蘭卡見聞記

果儒著

目 錄

序	姬天予老師	4
1. 誰把貓給吃了?		6
2. 番食		9
3. 阿難陀將軍		12
4. 斯里蘭卡——留學僧參訪的國度		18
5. 聽雨		22
6. 入火光三昧、不受後有的阿難尊者.....		25
7. 貧窮起盜心?		28
8. 羅娜教授		33
9. 張燈結綵慶衛賽		39
10. 盧比已死		42
11. 穆娣沓的媽媽		45
12. 普曜日		51
13. 不識佛法的佛教徒		54
14. 四月流火		59
15. 蚊子、炸彈與扒手		63
16. 留學生涯知多少?		69
17. 遊子吟.....		75

附錄一：清靜齋隨筆

1. 雁丘.....78
2. 韻凌.....80
3. 食盡鳥投林84
4. 莊子的葬具86
5. 第一等學問88
6. 永懷恩師朱維煥教授91
7. 衣帶漸寬終不悔94
8. 玄奘大師遇險記99

附錄二：說話的藝術.....119

附錄三：依附良伴.....120

跋121

序

姬天子

多年前，曾與果儒法師為中興大學中文系同窗，在背景斑駁的記憶中，仍舊清晰的，是當年她宛若清蓮的形貌，她敏而好學，博聞強記。大學畢業後，一朝披緇斷髮，入於空門。數年後，又收拾行囊遠赴斯里蘭卡深造，在那燠熱的異鄉攻讀學位，而今學成歸來，並整理先後所發表之文章成書，天子不揣簡陋而為之序。

閱其文，法師思路細密，觀察入微，又以洋洒之筆以達之，文字風格平淡自然，質樸而條暢，兼之有深厚之國學、佛學之根抵，故能有說理敘事、情景交融之勝場。法師描敘之功深刻而富情味，化文字如晤語，一則則的小故事，如面對故友，娓娓道來，述人則如見其面，敘事則如視其情。寫衛賽節，我彷彿身歷其境的進入一個燈彩流溢的異國風情中；「盧比已死」，所呈現的是蘭卡人在幣值下跌中的困境；一心想當律師的穆娣查；落寞的羅娜夫人；驟遭喪妻的阿難陀將軍……，法師以如繪之筆，使文中人物各有其聲兒，各傳其神。

法師在融通佛理、敘事抒情之餘，讀者更可以讀到法師的態度，那種對週遭環境的慈悲與溫敦之情。「誰把貓給吃

了？」一文中，法師悲憫眾生之情，在全書字裡行間，可時時遇之。在人我對待中，住得好好的住處，被提前租給別人，這時的法師何以不生氣？這不是正該生氣、正該力爭的事嗎？而法師竟能以柔軟平和的態度謙退。法師的文章正是文如其人，若要以一字形容之，那就是「真」，觀其全文，事真、情真、意真，無一夸飾之言，無一渲染之句，而能從「真」處煥發出美善的動人文采。

法師行過艱辛的留學路，從燠熱、蚊子、「番食」中走來，而今學成，返回「素食者的天堂」，並集稿成冊，讀此書，我想，不但對斯里蘭卡的斯土斯民，能有一番神遊；而對人間情事，也當有一番清涼的悟入吧！

2、誰把貓給吃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底，湯尼（Tony）告訴我：「老師，昨天晚上，我家的貓被吃掉了，只剩下頭部，我家的傭人把它埋在院子裡。」湯尼不知道是什麼動物把他的貓給吃掉了。

我說：「或許是烏鴉把你的貓給吃掉了。」因為我曾在可倫坡街頭看見烏鴉吃死老鼠的肉。

湯尼說：「不可能，因為昨天晚上我還看到貓跑來跑去，烏鴉無法吃活著的貓的肉。」

我問：「那麼，是誰把貓給吃了？（Who ate the cat？）」

安迪（Andy）說：「Lizard。」

我不知道什麼是 Lizard，湯尼於是在白板上劃了一隻大蜥蜴，並告訴我：「蜥蜴非常大，又重，當它在屋頂上走動的時候，會發出咚咚咚的聲音，彷彿大象走路一般。」湯尼和安迪認為可能是大蜥蜴把他們家的貓給吃了。

五年前，住在斯里蘭卡鄉間的果法法師告訴我：「她在她住處附近見過長約三、四尺的大蜥蜴。」哦！或許當貓兒在睡覺的時候，大蜥蜴把貓給吃了。

我的英文老師 Rita 和她的先生認為可能是 Polecat 把貓給吃了，我沒見過 Polecat，所以不知是否它把貓給吃了。傳嚴法師告訴我：「去年，她的住處有一隻幼小的水果狸吊

在屋簷上吱吱叫，大概在向它媽媽求救？」又說：「大的水果狸會拿棍子打人。」傳元法師以為或許是水果狸把貓給吃了。

我不知道是誰把貓給吃了，只知道貓兒在好夢正酣時，突然演出一場驚魂記。命喪黃泉的貓兒，或許依舊轉世為貓，若沒有人幫貓兒念佛、超渡，想要脫離貓身、往生人道也難。湯尼和安迪已於前年舉家遷往美國，每當想起這對小兄弟，便不禁想起那隻可憐的、被生吞活剝的貓兒。(2001.01.03 于可倫坡)

謙退是保身第一法，
安詳是處世第一法，
涵容是待人第一法，
恬淡是養心第一法。

自家有好處，要掩藏幾分，
這是涵育以養深。別人不好處，
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
有事斬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
—《格言聯璧》

3、番食

七十二年暑假，赴美攻讀博士學位的吳柏林告訴我：「他不習慣美國的番食。」而每年暑假來斯里蘭卡的吳文璋老師也無法忍受既鹹且辣的蘭卡菜。

有位外國學者批評古時候的中國人有嚴重的優越感和種族歧視，古人喜歡稱外國為番邦，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凡是來自國外的胡人，均視為戎夷蠻狄之屬，不但「嚴華夷之辨」，且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以「番」字為題，乃引用吳君之語，並無貶損之意。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某日下午兩點，恆體法師和我陪三位小姐到一家印度餐館用餐，我和恆體法師各點了一份凝乳（Curd），而這三位小姐則各叫了一份客飯，當我看到這三位小姐以手取食時，少見多怪的我，著實大驚，這是我今生僅有的一次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之後，經常可以看到路邊的攤販、乞丐以手取食，而我已司空見慣了。

去年某日，我在坎地（Kandy）的緬甸廟掛單時，有位緬甸比丘向我抱怨：「他不喜歡斯里蘭卡的米飯。」我告訴這位比丘：「我們應該入境隨俗。（When we are in Rome, we should do as Romans do.）」蘭卡米有股怪味，而且是一粒粒

分開的，不像台灣的蓬萊米煮熟後會黏在一起。蘭卡米雖不大可口，卻不妨入口，而許多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是拒吃蘭卡米的，我則異於是。食以果腹，若太過挑剔、揀擇，在國外是待不下去的。

前年九月，吳文璋老師偕妻子來蘭卡時，在我處用餐，我煮了一道台灣帶來的筍干，裡頭放了十幾根小辣椒，吳老師告訴我：「太辣了，無法入口。」我則一點感覺也沒有。來蘭卡多年，我已習慣蘭卡人的口味，雖然有時蘭卡菜仍辣得我無法下嚥，我還是慢慢的、一口一口的把飯菜用完，絕不暴殄天物、糟蹋糧食。

冉雲華教授說：「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有吃的文化，這三個國家是中國、法國、波斯（今之伊朗）。」講究美食的中國人，到了沒有中國城（China Town）的國度，就有苦頭吃了。這兒有許多看似野生植物的蔬菜，外國人根本不會煮，當然也無法食用，而台灣的青菜水果在一年皆夏的國度裡是相當稀少的。

前年（1999）十二月，回台灣辦護照期間。某日，陪姊姊到市場買菜時，我看到包包帶殼的毛豆，我告訴姊姊：「我要毛豆。」當晚，唸高中的姪兒來訪，我和姪兒兩人把一大盤的毛豆食盡。回台灣那半個月，姊姊發現我食慾甚佳，問我：「胃口怎麼那麼好？」我告訴姊姊：「我想台灣

想瘋了。」我想念台灣的青菜豆腐、燒餅油條，我想念台灣的中秋月餅和冬至的湯圓。我不喜歡充滿洋蔥、大蒜的番食，我想念台灣，因為台灣是素食者的天堂。(2001.01.31 于可倫坡)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樂天知命，故不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易經·繫辭傳》

4、阿難陀將軍

阿難陀(Ananda)將軍是我的同班同學。一九九五年，斯里蘭卡的克拉尼亞（Kelaniya）大學巴利佛學研究所的碩士班有 22 位學生，其中 11 位是來自國外的留學僧；六位來自中國大陸，兩位來自韓國，兩位來自臺灣，一位來自緬甸。其餘 11 位是蘭卡人，除了兩位年輕的比丘外，其餘幾乎是六、七十歲的長者。其中有律師、醫師、退休的老師和公務員，阿難陀將軍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那年他 53 歲。

某日，友人送恆體法師與我一大盒巧克力，我帶去所裡與同學們分享。阿難陀將軍嘗了一顆後，說道：「他要買一盒送給他的妻子。」可見他夫妻倆情誼甚篤，是菩提道上的好伴侶。

那年七月，阿難陀告訴我：「他父母親沒見過比丘尼，想請比丘尼到他家應供。」七月底，我與兩位師兄和恆體法師前往應供。阿難陀將軍派車到恆體法師的住處接我們。阿難陀的家在軍營裡的一間大宅院裡，通過檢查站後，車子長驅直入阿難陀家的院子。此時，阿難陀和家人已在門口等候。阿難陀一一向我介紹他的家人；他的父母親、妻子、甫自巴基斯坦返國度假的女兒（在該國念醫學院）、當飛行員

的長子、在國內念醫學院的幼子，和一位正在守喪，身穿白色沙麗(Saree)的女子。

為了供養僧眾，阿難陀家特地鋪上地毯，餐具也是特別準備的——為我們準備台灣製的精緻的湯匙、叉子。按蘭卡的習俗，僧侶應供前必須先誦經。當我們誦心經時，閃光燈閃個不停。哦，他們要拍照留念。我們盤著腿，並排坐在小茶几前用餐，茶几太矮，我們只好把盤子端起來，以便取食（蘭卡人以手取食，所以無須把盤子端起來）。在用餐時，閃光燈又閃個不停，阿難陀將軍的父母親及家人一一前來頂禮。我師兄說：「這餐飯吃得終生難忘。」飯後，阿難陀的家人對年紀最輕，長得相好莊嚴、純淨明潔的恆體法師頗感興趣，問她：多大年紀？為何出家？為何她披的袈裟和別人不一樣？——南北傳的僧服綜合一體（那天，我們師兄弟三人穿長衫，只有恆體法師一人披南傳袈裟）。

九月下旬，班上同學傳來惡耗：阿難陀的妻子因手術失敗，突然往生了。那個星期天，韓國比丘租了一輛箱型車，我們一行六人前往悼唁，並為亡者誦金剛經。兩位韓國法師用韓文誦經（其中一位打小木魚），而其餘四位用中文，我們竟然配合得天衣無縫，一字不差。誦完經後，我們坐了片刻，我發現阿難陀將軍手摀著臉，悵然若失的坐在椅子上。此時，屋裡屋外已擠滿前來慰問的親友。當阿難陀看到某位

親人迎面走來時，他對著這位親人痛哭失聲。「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身裁壯碩魁梧的阿難陀將軍驟遭喪妻之痛，情何以堪，要想不掉淚，也難。當我們的車子正要離開阿難陀家時，碰巧所長也來慰悼，我在車上向所長揮手致意後，便先行離去。那兩個星期，阿難陀將軍沒去上課。

十月初，阿難陀將軍到所裡上課時，他給同學們一人一張印刷精美的卡片，卡片的正面是他妻子的肖像——身穿沙麗、賢淑溫存的善女子。卡片裡附有兩篇短文，其中一篇摘自英譯本《清淨道論》，上面寫著：

The Wheel of Life 生命之輪【Paticcasamupada 緣起】

無明緣行【緣痴有行】，

行緣識【緣行有識】，

識緣名色【緣識有名色】，

名色緣六處【緣名色有緣六處】，

六處緣觸【緣六處有觸】，

觸緣受【緣觸有受】，

受緣愛【緣受有愛】，

愛緣取【緣愛有取】，

取緣有【緣取有有】，

有緣生【緣有有生】，

生緣老死【緣生有老、死、憂悲苦惱、大患所集】

無上帝、梵天（Brahma）可尋，
生命之輪，只是一種現象界的輪轉
一緣生緣滅。

摘自 Visuddhimagga 《清淨道論》

卡片中的另一篇短文，上面寫著：

I left you all 【給親友的留言】

暫時的我遷往他處

— 在生死輪迴之旅中短暫停佇。

你們為我的突然謝世而哀痛，

你們與我的至親同來悲悼

— 沙門、兄弟、姊妹、親友和長官們

同為我的驟逝而悲嘆，

我以平靜的心諦觀

你們所顯示的慈悲與同情。

我敬愛的夫婿和心愛的三位子女

同具有利他思想

具有利他思想是一種美德，

我從中分享他們的美德。

在未來的歲月，

願你們亦如往昔般的

互為彼此的善知識，
在菩提道上相互提攜勉勵。

施陀—蘇羅、瑪諾、勘查那之母
—阿難陀之妻

十二月中旬，我們正在教室裡準備學科考時，阿難陀將軍邀請我和恒體法師去他家應供，——蘭卡的佛教徒在親人去世三個月後，必定供養僧眾，好將齋僧功德回向給亡者。我告訴阿難陀將軍：「恒體法師到印度去了，明年一月才會回蘭卡。」十二月中旬，有十四位法師前往阿難陀家應供，我是當中唯一的比丘尼。此時，我發現阿難陀不再哀痛如昔，阿難陀似乎在痛失愛妻的經驗中，深深體悟了佛經中所說的「諸行無常」、「愛別離苦」。

兩年前，聽說阿難陀需要《佛國記》的英譯本，我打電話告訴他：「我有這本書。」次日，他派了兩個士兵到我的住處來拿書。上個月，我想把書要回來，阿難陀接到我的電話時，既高興又訝異的問我：「何以知道他新居的電話？」我說：「是住在他故宅的女士告訴我的。」次日，他親自把書送回來，並送我一本附有日期的記事本。三四年未謀面，阿難陀的臉相益愈圓滿，人也發福了，他仍如往昔般的謙

沖、和藹、平易近人。

阿難陀告訴我：「他的論文是寫有關生者與亡者之間的溝通。」——他想知道愛妻往生何處。阿難陀與東坡居士一般，「情難捨，憶難忘。」懷念去世已久的妻子。蘇東坡的妻子往生十年後，在祭掃愛妻的墓園時，蘇東坡寫下了傳誦千古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相對無言，惟有淚千行。」性格豪放，隨緣就份的東坡居士，對去世已十年的妻子仍無法忘懷。阿難陀不如東坡居士豁達，要完全從情纏、思念中解脫，或許還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原載於〈人生〉雜誌）

諸惡莫做，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天下之苦，莫過有身，
飢渴寒熱，瞋恚驚怖，
色欲怨惑，皆由於身。

於此世界中，從非怨止怨，
唯以忍止怨，此古聖常法。
—《法句經》

5、斯里蘭卡——留學僧參訪的國度

斯里蘭卡是 Sri Lanka 的音譯，其義為神聖、美好的土地。斯里蘭卡是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的發源地，一九七二年以前，稱為錫蘭（Ceylon），一九七二年改國號為斯里蘭卡。蘭卡，巴利文為 Lavka，古時譯為楞伽，據說佛陀曾在此島宣說《入楞嚴經》（Lavkavatara-sutra）。斯里蘭卡古時稱為 Sihala，（梵文為 Simhala），音譯為僧伽羅，意為獅子胤、獅子島，我國古時稱之為師子國。

一千六百年前，東晉的法顯（340~?）曾在斯里蘭卡參學兩年，歸國後，法顯寫了一本《佛國記》（又稱《高僧法顯傳》），此書乃記載他在印度、中亞，和斯里蘭卡的所見所聞。另外，唐朝的義淨（635~713）除了在印度遊學外，也曾在斯里蘭卡參學，並寫下了《南海寄歸內法傳》，記載印度、南海諸國僧人的生活、習慣等。千餘年後的今天，在斯里蘭卡的佛教界中，法顯和義淨參學的事蹟，依舊是斯里蘭卡人所津津樂道的陳年舊事。

四十年前（1953~1956）了參法師即是在可倫坡九區的 Padhanagara 寺學習巴利文，並同時將 Visuddhimagga《清淨道論》譯為中文。物換星移，二十世紀末的此時此刻，仍有數百位留學生來斯里蘭卡留學。除了來自緬甸的七十餘位

留學僧，和來自孟加拉的近百位的比丘和沙彌外，加上泰國、印度、台灣、韓國、高棉、尼泊爾、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等來自世界各國的留學僧，共有數百位僧尼來斯里蘭卡參學。有人說：「斯里蘭卡是全世界留學僧最多的國家。」誠非虛語。

「蘭卡居，大不易」，由於斯里蘭卡天氣熱，交通不便——斯里蘭卡沒有高速公路（鐵路），上下班（上下學）的時段，出家人是很難擠上公車的。斯里蘭卡的公車經常爆滿，且車身嚴重傾斜，每輛公車的門口經常吊著三五個人，其中有些是一隻腳踩在門內，另一隻腳懸在門外，真是驚險萬狀。所以留學生來斯里蘭卡的第一件事，是學會忍耐，忍受住處的燠熱，忍受公車內的悶熱，忍受長期停電時的苦楚。哦！經濟寬裕的同學，或許可以搭三輪車，只是車費要比搭公車貴上一、二十倍。

在斯里蘭卡，食衣住行幾乎全是問題。蘭卡菜的特色是又鹹又辣，外國人是吃不慣的，因此，來斯里蘭卡唸書者，必須有自炊能力。由於斯里蘭卡人以手取食，所以大部分的餐廳不提供湯匙、叉子，偶爾同學們會到較高級的餐廳吃炒麵、炒飯（提供湯匙、叉子），只是貴甚。在斯里蘭卡，最頭疼的是住的問題。斯里蘭卡的屋頂泰半是石綿瓦蓋的，房東通常住在通風、涼爽的樓下，而狹仄、燠熱的樓上則租給

房客。在斯里蘭卡，我前後住了四個地方，這四個住處的屋頂全是石綿瓦蓋的，白天吸熱，晚上散熱，我曾數度半夜熱醒，醒來時已喉嚨發炎。由於熱、吵、太遠、房租太貴，所以我一再搬遷，目前的住處不是很熱，也不是很吵，是我所能忍耐的限度，所以大概不會再搬了。我很羨慕那些住在鄉間的同學們，他們的住處寬敞、通風，又便宜，可惜可倫坡找不到這種便宜又涼爽的房子。

最後談到衣方面，由於天氣熱，留學僧泰半穿中掛上課（有些同學則改披南傳袈裟），只有少數幾位耐得住熱的同學穿長衫上課。我們所裡有些老師、教授是穿拖鞋、涼鞋上課的，而南傳的比丘全是穿拖鞋上課，所以我們這些留學生也就見怪不怪了。

斯里蘭卡是全世界唯一以英語教學的佛教國家，這是泰國、緬甸所沒有的學習環境，若去泰國留學必須學泰語；若去緬甸，必須學緬甸文。而英文是斯里蘭卡的三種官方語言之一，（另兩種是僧伽羅語【**Singhalese**】和泰米爾語【**Tamil**】），這是為何世界各國的留學僧來此留學的主因。我衷心祝禱所有來斯里蘭卡參學、留學的同學們，在這熱惱的國度裡，能心中無熱無惱的認真學習，早日學成歸國，以佛法的甘露，滋潤眾生熱惱的心靈。阿彌陀佛！（原載於〈人生〉雜誌）

修己不責人，則免於難。

讀書首在明理，不可昧於事理。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

所見滯於一隅，則不能通明全體。

6、聽 雨

虞美人 聽雨 蔣捷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老年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已經大半個月沒下雨了，今晚在廚房洗碗筷時，聽到隱隱約約的雨聲，落在窗前的天井中。事畢，我打開陽台的門，看看是否雨停了，然後出去經行——邊走邊唸佛(默唸)，偶爾也邊走邊打「妄想」。雨後，可倫坡的街頭，空氣清新多了，馬路仍濕濕的，我步履輕盈的邊走邊想——想起蔣捷的這闕〈虞美人〉，寫他少年、壯年、老年聽雨的情境。

青春年少的蔣捷，在燭影搖紅、羅帳燈昏的歌樓上聽雨。充滿激情狂熱、有充份時間可以揮霍生命的慘綠少年，在歌樓上聽雨後，不數年，已邁入壯年。羈旅他鄉，在客舟中，雨淅零零的下著，江波浩渺，烏雲低垂在天際，此時，在蔣捷耳畔除了雨聲外，是野雁在西風中的聲聲哀唱。滿頭

華髮、垂暮之年的蔣捷，在寺院中聽雨，心境已迥異於往昔。歷盡滄桑、飽經世故的老人，看盡人世間的悲離離合、盛衰無常，或許心境已如古井般無波無瀾，只能聽任無邊絲雨在階前滴落到天明。

在異國聽雨，毫無蔣捷詞中的淒美情境。可倫坡瀕臨印度洋，屬熱帶海洋性氣候，經常在半夜、在好夢正酣時，一陣驟雨把我吵醒，雨，聲勢浩大的傾洩在石棉瓦上，刺耳的雨聲，擾人清夢。可倫坡街頭到處是乞丐，而絕大部份的樓房是沒有走廊的，要找個地方避雨，著實不易。去年，在某個月圓日，我隨鄰居們至可倫坡五區的阿育王寺禮佛，歸途中，我看見在某間雜貨店前躺了五、六個乞丐。還好，那天沒有下雨，一旦風狂雨驟，這群乞丐將全身濕透。

聽雨，在騷人墨客筆下是一樁美事，而對那些不得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為蠅頭微利而勞碌奔波的蘭卡人而言，則毫無美感。無論在中國，抑或在南海諸國，淅零零的雨聲，拍打在芭蕉葉上的雨聲，亙古至今，雨聲不變——「歲歲年年雨聲相似」，只是「年年歲歲聽者不同」，隨著物換星移，時空流轉，雨聲、聽者，俱隨諸法幻化，緣生緣滅。（原載於〈人生〉雜誌）

宜靜默，宜從容，宜謹嚴，
宜儉約，四者切己良箴；
忌多欲，忌妄動，忌坐馳，
忌旁騖，四者切己大病。

人之心胸，多欲則窄，寡欲則寬；
人之心境，多欲則忙，寡欲則閒；
人之心術，多欲則險，寡欲則平；
人之心事，多欲則憂，寡欲則樂；
人之心氣，多欲則餒，寡欲則剛。
—《格言聯璧》

8、入火光三昧、不受後有的阿難尊者

在法顯的《佛國記》裡，有一段記載佛陀的侍者——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的故事：

阿難(Ananda)從摩竭國(Magadha)往毗舍離(Vaiwali)意欲般泥洹(Pari-nirvana)，此時，有幾位天人將此事告訴阿闍世王。阿闍世王聽後，立刻駕車，率領士眾，追到河畔。住在河對岸毗舍離城的梨車人(Lichchhavis)聽說阿難要來，便到河岸迎接阿難。阿難心想：我若前往毗舍離，則阿闍世王將心生怨恨；我若返回摩竭國，則梨車人將心生惱怒。於是阿難便在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事後，阿難的舍利分作兩份，阿闍世王與毗舍離王各得一份，並各自起塔以供奉阿難尊者的舍利。(大正藏 51 冊・862 頁)

數月前，來自廣東省的潘居士告訴我：「在青海省，有位據說是阿難尊者轉世的喇嘛……。」我把《佛國記》中的故事拿給潘居士看，並告訴他：阿難尊者是已經解脫的聖者，是「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的阿羅漢，他是不可能再來娑婆世界投胎轉世的。

我發現一般人對「阿羅漢」一辭似乎不甚了解。阿羅漢

梵文為 arhat ，巴利文為 arahant ，意為應供、殺賊、不生，為聲聞四果之一，亦為如來十號之一，其含意有三：一.殺賊，能斷除見、思二惑，及貪瞋癡等煩惱，故稱殺賊。（佛教以煩惱為賊，「阿羅」意為賊，「漢」即殺義。）二.應供，阿羅漢得漏盡，斷除一切煩惱，為已解脫之聖者，應受人天之供養，故稱應供。三.不生，阿羅漢已證入涅槃，而不復受生於三界中，不再輪迴六道、流浪生死，故稱不生。

由上可知，已證阿羅漢果位、已入火光三昧而般泥洹的阿難尊者是不可能再受生轉世的。潘居士在青海省所見之喇嘛絕非阿難尊者所轉世，已不證自明矣！（2000年11月，于可倫坡）

敬肅與否，可視一家之成敗。

苦海覓苦因，愛欲為牽使。

兄弟翕合，如花萼之相輝；
手足分離，如雁行之折翼。

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
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
故以微事斷之。

10、貧窮起盜心？

十年前，在北京住了三年（1990—1993）的艾瑞克（Eric）告訴我：「他在北京經常被騙，他很清楚別人在騙他。」在斯里蘭卡亦然，沒有一位留學生沒被詐騙過，我一直認為這並不是貧窮使然，而是人性內心深處的貪婪在作祟著，所以我在「貧窮起盜心」句末打個問號，起盜心的真正原因並非貧窮，而是「貪」字。

五年前，我和恒體法師到 Nugagoda 去參觀同學的新居，同學告訴我：「搭三輪車只要 20 盧比（走路只要 13 分鐘）。」因為同學的住處在巷弄眾多的住宅區，不好找，所以我們決定搭車。下了公車，有兩輛三輪車停在路邊，第一位司機看不懂英文住址，所以我們搭第二輛。原先司機要 50 盧比，我答應給他 30 盧比（多給了百分之五十）。不料這位司機往反方向行駛，並故意一再問人，問我同學的住處在那個方位？最後，司機將三輪車開回原地，宣稱：「要 50 盧比，因為很遠。」下車後，我告訴司機：「我要打電話請我同學出來接我們，不搭車了。」這位司機一路跟著我們，最後答應收 30 盧比（當地人只要 15 盧比），我們一上車後，才兩三分鐘，他便把我們載到同學的住處——事後，我才知道：

原來我同學經常搭他的三輪車。

當時，這位司機看了恒體法師身上披的南傳袈裟後，說道：「他也是佛教徒。」他不說則已，我一聽，對斯里蘭卡的三輪車司機的印象更為惡劣。可倫坡的三輪車司機泰半一臉慳貪相，他們的收入不低，卻喜歡詐騙外國人，而騙的車資經常多達二、三倍，甚至更多。

四年前，我的英文老師是位大學講師，她先生是位律師，他們只有一個孩子，她來我的住處只有三次，我便不敢讓她再來，因為她會偷東西。那天傍晚，她教我煮蘭卡菜，她趁我去接電話時，偷了我的水果刀，她很喜歡那隻進口的水果刀（只值 65 盧比），我還告訴她在那裏可以買得到。當我問她：要不要聽電話時（打電話來的同學也是她的學生，當晚她要前往我同學那兒），我發現她閃爍其詞，臉色曖昧。第二天早上，要削小黃瓜時，我到處找不到那隻水果刀，我確定是她偷的，因為除了她，那幾天沒有人進入我的廚房。第二天，我打電話給同學，告訴她：這位英文老師會偷東西，請幫我辭掉。

三年前，我去看牙醫，這位牙醫師（回教徒）收了我 500 盧比，後來我才知道：只要 300 盧比就夠了。這位牙醫家境寬裕，每天至少有二三十個患者求診，他的診所裏裝有冷氣，並有一台嶄新的電腦，他之所以多收我 200 盧比（等

於一個女傭三天的工資），是因為我是外國人。

去年，我去一家裝有冷氣的文具影印行買信封，裏頭的職員告訴我：一個信封要三個盧比。這位職員看到我是外國人，信封立刻漲了百分之五十，我沒買。一個月後，另一位忠厚老實的職員只賣我一個信封兩個盧比。

在貧窮的國度，外國人被詐騙是司空見慣的事，只是騙人的人並不窮，而是貪。「飽暖思淫欲，貧窮起盜心」雖言之成理，而無論「飽暖、貧窮」與否，「思淫欲，起盜心」根源於無始以來的貪毒。

三年前，在我隔壁住了半年吉娃妮（Givani）是個年輕、善良、純樸的佛教徒。有回，她告訴我：「錢，是許多斯里蘭卡人的唯一目標。」那時，吉娃妮才 23 歲，她對蘭卡人的慳貪、人生目標已有相當深刻的了解，因此有此心得。有人說：台灣是貪婪之島。我想：斯里蘭卡人的慳貪絕不亞於台灣人。在可倫坡街頭，許多賣榴槤、蘋果的小販也和三輪車司機一般，一臉慳貪相，他們雖不富有，但是並不窮，比起月入二三仟盧比的薪水階級，他們算是高收入者。

在學佛道上，我經常提醒自己：要去除貪、瞋、癡三毒，否則是不可能成佛的。也因此，我的案頭上總是放著八大人覺經，用以提醒自己要時時覺察自己的短處，以免貪毒熾盛而不知不覺，茲敬錄兩段經文如下：

第二覺知：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
少欲無為，身心自在。

第三覺知：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
菩薩不爾，常念知足，安貧守道，
惟慧是業。

芸芸眾生之所以在生死海中沈淪、汨沒，輪迴不已，是因為貪愛——貪名貪利，貪好美色。「飽暖、貧窮」只是助緣，並非主因。吾等學佛行人，當勤精進，精進努力於戒貪，以洗刷貪婪之鳥的惡名。阿彌陀佛！（2001、2、8，於可倫坡）

苦莫苦於多欲，樂莫樂於知足。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名之所成，謗亦隨之。

— 范蠡

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
久而能敬，所以為善。晏平
仲善予人交，久而敬之。」

11、羅娜教授

羅娜（Lorna）教授是我的房東太太，她生於一九二九年，四十四年前，她生下長子後，在夫婿的護持下，前往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學位後，在可倫坡大學歷史系任教的羅娜教授於五年前退休。離開學術界後，羅娜教授因才貌出眾而受聘於斯里蘭卡的外交官訓練所（The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Training Institute）擔任所長，負責安排課程及接待外賓。

每週一到週五，早上九點左右，羅娜教授的司機開著白色轎車來接她上班；我經常從二樓的落地窗看見這位忠厚老實的司機幫她開門。一綰長髮高貴的盤在腦後，身穿典雅、昂貴沙麗的羅娜教授，一派雍容華貴的坐在後座，馳往可倫坡七區的辦公大樓。每天下午，約莫一點三十分左右，羅娜教授的司機又送她回來用午餐。午休後，司機回來接她，直到晚上七、八點（通常約在八點半），羅娜教授才回來用晚餐。哦！羅娜教授有忙不完的演講和交際應酬。

羅娜教授是斯里蘭卡的名女人，偶而她會在英文報紙上寫書評，衛塞節時，她也會在報紙上發表一些有關佛教歷史故事的文章。有回，她邀我去聽她的演講，講題是「佛教的

婦女觀」，地點在我住處附近的寺院（該寺每週六下午有專題演講，並事先在報紙上公佈演說者及講題，任何人均可前往旁聽。）有回，我的英文老師告訴我：她前一天晚上在電視上看到羅娜教授——她在介紹外交官訓練所對外開放的一些課程及其功能、作用。福慧具足、既富且貴的羅娜教授是別人妒羨的對象，可惜她並不快樂，我可以從她的眼眸窺知她內心深處的哀傷。

二十二年前，羅娜教授在可倫坡的市區買了一塊地，蓋了兩棟房子，其中一棟租給已住了十七年的印度人。這兩棟房子均有前後院、車庫。羅娜教授住的這一棟設計得特別好，在車庫與廚房之間，有個精心設計的天井，天井中有假山、瀑布，並有二十幾盆的盆栽。天井的右側是客廳，中間隔著兩扇大小相同的玻璃門和無法開啟的落地窗。玻璃門是往左右推的，所以不佔空間。由於客廳前後及天井旁全是落地窗，所以採光、通風相當好。

我經常看見房東太太坐在客廳裏，在天井旁的落地窗前看報紙。我的住處另有一個小門，可以自由出入而不會干擾到羅娜教授的作息。從房子的設計來看，房子的主人是相當懂室內設計及美學的。客廳裏掛著（擺著）二十幾幅相片。這些照片訴說著羅娜教授的家世，及其風光、顯赫的一生。從照片中可以得知：羅娜的父親是個聰明睿智的知識份子，

可惜在保守的年代，在半世紀前，他不許聰慧的羅娜繼續深造。羅娜的母親是個氣質高雅、端麗、賢淑的善女子。羅娜教授夫婿的遺照單獨的掛在客廳的左側。房東太太的夫婿於十三年前往生，那時，四個孩子猶未婚嫁，之後，孩子們一個個成家立業，一個個離開慈母，最後只剩下孤寂、落寞的羅娜教授。羅娜的長子羅寧（**Ratnin**）是心理學博士，娶了日本女子後，目前任教於筑波大學。羅寧每隔兩、三年會回來探望慈母。今年年初，穆娣查告訴我：羅寧會抽煙、喝酒，並指著他房裏的洋酒給我看（房門是敞開的）。後來，我發現羅寧心中苦悶的原因是：他五歲的長女是智障兒。奈何以酒消愁，並未能消除他心中的憂惱。羅娜的次子，是個相好莊嚴、事業有成的會計師，婚後，於六年前搬往可倫坡六區的新居，之後，羅娜教授便一人獨居。

羅娜的兩個女兒，才貌與乃母相當。長女阿盧妮（**Aruni**）是外交官，她的英、法文俱佳。常年旅居國外，育有一男一女，長女四歲，目前在馬來西亞，幼子兩歲，與父親住在可倫坡。羅娜經常在假日或女婿出國時，去女婿家照顧外孫。羅娜教授的次女亦擁有博士學位，她嫁給一位旅居美國的日本人，目前定居在美國。

三年前，在美國、日本的女兒及媳婦生產時，羅娜請了五個月的長假去照顧她們。今年五月，長女阿盧妮在馬來西

亞開刀時，房東太太又請了一個月的假，前往照顧愛女。之後，又飛往日本探望長子。海天遠隔，隔不開羅娜教授對子女的思念、憐愛。佛經所說的愛別離苦，房東太太當有深刻的體驗。

「結髮為夫妻，恩愛永不移」是羅娜教授婚姻生活的寫照。四十六年前所拍的結婚照中的羅娜，是個家世好、容顏姣美、麗質天生、身材高挑的新娘，這一對夫妻不知羨煞了多少人，可惜恩愛夫妻未能白首偕老。這十幾年來，每當夫婿的忌日，羅娜教授總是準備數十份的菜餚，然後自行開車前往不同寺廟供養僧寶，好將功德回向給往生已久的夫婿。

這四年來，房東太太前後換了十幾位女傭，有的女傭只待了二十天或一個月便離去。羅娜教授白天上班去了，女傭除了燒飯、洗衣外，甚是悠閒。女傭看不懂英文報紙，也不大敢看電視（怕女主人心中不悅），所以經常枯坐數個鐘頭，甚是無聊。由於整天關著，彷彿坐牢一般，女傭們於是——離去，為此，房東太太甚是憂惱。去年三月到五月，羅娜教授請不到女傭，那時穆娣杏尚未搬來，偌大的房子甚是寂靜、冷清，每天下班後，只有房東太太孤零零的獨守空閨。房東太太曾向我抱怨：「她不喜歡一人獨居。」又說：「今晚只剩她一個人。」除了幫她澆花、掃院子和收掛號信以外，我實在愛莫能助。

「自古美人如良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紅顏已老的羅娜教授已年逾七旬，每當洗頭時，她總是用「美源」把頭髮染黑。一頭染黑的柔髮、一張高貴秀麗的臉龐，羅娜教授雖風韻不減當年，但畢竟老了。逐漸老邁的羅娜教授及其絢爛的一生，讓我想起《紅樓夢》中的葬花詞：「明媚鮮妍能幾時？……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去年十一月，羅娜教授歡度七十大壽（足歲），宴請外交官訓練所的員工們，可惜她的三個在國外的孩子未能為她祝壽。今年，她的生日即將到來，不知有誰為她慶生？明年，我將離斯里蘭卡，我永遠記得這位坐在白色轎車裏的貴婦人，這位經常在假日獨自開車採買的老太太，這位享盡榮華富貴卻難耐孤單、寂寞的善女子。（2000年10月，于可倫坡）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士之品有三：

- 一、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
- 二、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
- 三、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
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13、張燈結彩慶衛賽

衛賽節（Vesak）是南傳佛教國家最盛大的節日，蘭卡人認為佛陀的誕生、成道、涅槃，均在此日（農曆四月的月圓日），所以衛賽節又稱為「三吉祥日」。

去年，在衛賽節的前幾天，房東太太買了四幅佛教的教旗，和五顏六色的小燈炮。她請女傭把旗子綁在棍子上，然後掛在二樓陽台上，其中一幅旗子讓我懸掛在我的陽台上。四幅旗子迎風招展著，彷彿告知過往行人：衛賽節即將來臨。房東太太把一長串的小燈炮繫在二樓陽台的鐵欄杆上，一串串的小燈炮成波浪狀，有紅的、綠的、黃的、白的，傍晚時分，閃爍著耀眼的光芒，煞是好看。

去年，住在我對面的胖太太，除了以漂亮的燈飾裝點門面外，她與兩個女兒做了十個各色各樣的燈籠，掛在二樓陽台上。衛賽節前幾天，他們送我一個大燈籠，我把它掛在陽台上，燈籠底下的數十根彩帶迎風飛舞著，目前仍掛在我的陽台上。今年，在衛賽節前，我要把這盞舊燈籠改換成漂亮的新燈籠，以迎接衛賽節的來臨。

去年衛賽節，胖太太租了一輛 12 人坐的箱型車，到古都坎地(Kandy)朝禮佛牙去了，當日，我因與指導教授約好

到她家討論論文，所以搭便車跟他們一道去坎地。一到指導教授家，但見她正忙著準備燈飾，好掛在屋前以慶祝衛賽節。在返可倫坡的途中，但見家家戶戶或在門口掛上燈飾、教旗，或懸掛燈籠以慶祝衛賽節。有些人家則以免費的茶水、飲料供過往行人飲用。

衛賽節期間，有些寺廟則搭起高大的牌坊，上面裝有燈飾，燈光閃爍，甚是壯觀。此外，還有種種佛教傳說和本生故事的插畫，與花燈交相輝映著，吸引善男信女前往佇足觀看。衛賽節期間，全國放假兩天，佛教徒可以在假日中扶老攜幼的去寺院禮佛、賞花燈，以歡度佳節。

通常，衛賽節前半個月，斯里蘭卡全國各地已洋溢著喜慶的氣氛。街上有許多賣衛賽節賀卡、燈籠、教旗的攤販。這些賀卡有各式各樣的佛像、佛塔、油燈、香花，及象徵佛陀降生、成道、涅槃的圖片。來蘭卡的前四年，我都待在屋裡過衛賽節，從電視上看蘭卡人過節。今年，我打算邀請胖太太的兩個女兒陪我一一道去附近的阿育王寺(Asokarama)和金剛寺(Vajirarama)禮佛，與蘭卡人一道歡度佳節。（原載於〈人生〉雜誌）

忍 辱

辱之一字，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辱之來也，應察其人之如何。若彼為小人，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如彼為君子，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故大智大福之人，均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

恩與威

積恩與積威，兩者皆禍也。

積威之禍可救，積恩之禍難救。

積威之後，寬一分則安，恩一分則悅。

積恩之後，止而不加，則以為薄，才減毫髮，便起怨心。

恩極則窮，窮則難濟；愛極則縱，縱則難堪。不可繼則不進，其勢必退。

威退為福，恩退為禍；恩進為福，

威進為禍。世之待人者，於此宜三思也。

14、盧比已死

上個月,斯里蘭卡的在野黨抬著棺材在可倫坡街頭示威遊行,並宣稱:盧比已死(Rupee was dead)。之前,斯里蘭卡的進口商亦向中央銀行陳情:盧比的急遽下跌,將嚴重影響國內的經濟,物價將再度上揚。這一年內,盧比跌了百分之二十五,難怪許多人要示威抗議。

六年前,甫來斯里蘭卡時,那時美元與盧比的兌換率是一比四十九,而上個月的兌換率是一比八十九,。盧比的一再下跌,樂了外國人,卻苦了斯里蘭卡的老百姓。來斯里蘭卡的第一年,單是房租就花了我 2500美元(月租一萬盧比),而今,同樣的房租,一年只要1350美元,所以外國人當然為開銷驟減而開心。

我的英文老師 Rita 告訴我:「四十年前,英鎊與盧比的兌換率是一比十二,所以那時許多蘭卡人得以前往英國留學。」而四十年前的台灣人是很少能夠前往國外留學、念博士學位的,因為那時的台灣窮,斯里蘭卡富。我的房東太太、指導教授、前所長,和所裡的資深教授們,全都是留英博士,他們或已退休,或已年逾七旬。年輕的一代,除了豪門巨賈的孩子,是不可能自費到英國唸書的,因為而今英鎊與盧

比的兌換率是一比一百三十(英鎊漲了十倍)，所以鮮少有人付得起一年兩萬英鎊的學雜費和生活費。

住在我隔壁的印度人(三代同堂)送他們家僅有的寶貝孫女去英國唸大學，四年的學費約八萬英鎊(不包括每年回國兩趟的飛機票)，約等於可倫坡市中心一棟大宅院的房價。印度人一家子租羅娜教授的房子已經十七年了，所經營的成衣廠已三個月付不出工人的工資，而卻願意每年花兩百多萬盧比送孩子到英國唸書。如果這位女孩能一輩子待在英國，在英國找到工作，花八萬英鎊是值得的；而如果這位女孩只拿到學士學位，並在國內謀職，她是一輩子也賺不回八萬英鎊的。

由於斯里蘭卡沒有工業，所以絕大部分的家電用品均仰賴進口，包括燈管，電燈的啟動器(starter)。進口的汽(機)車、家電用品、食品、醫藥耗盡了斯里蘭卡的外匯收入，及一大部分的國民所得，巨額的外債大概要幾十年後才能付清。由於長期內戰和大量進口物資，導致盧比一再貶值，也因此

，斯里蘭卡的電費、電話費每兩、三年漲一次。下個月(三月一日)電費將漲百分之二十五，家有恆產、收入豐厚的房東太太看了報紙的報導後，大怒，並堅持要多收我百分之五十的房租。五月一日，電話費將漲百分之十五，房東太太把

報紙拿給我看後，我告訴她：「那時我將早已離開斯里蘭卡。」由於怕折福，我很少打電話，而房東太太總以為我常用她的電話（我的寢室內有分機），真是冤枉。

Rita 說：「四十年前的斯里蘭卡是塊樂土(Paradise)」，而東晉的法顯在斯里蘭卡住了兩年後，在《佛國記》中寫道：「(斯里蘭卡)因商人來往往，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遂成大國。」可惜這塊樂土，由於惡業使然，成了令人熱惱的國度。

由於盧比一再下跌，可憐的蘭卡人，必須面對日益上漲的物價。平均年收入只有500美元的國度，讓我想起春秋時代的馮誼在孟嘗君家當食客時，高唱：「長鋏歸來兮，無以為家。」斯里蘭卡的窮人會「視外國人為財神爺」是有原因的，因為絕大部分的蘭卡人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出國觀光的。蘭卡人之所以「無以為家」，無法尊嚴的過日子，必須卑躬曲膝的討生活，甚至為人僕傭，以賺取微薄的收入，是因為內戰已打了十七年，因為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因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是因為「盧比已死」。（2001、02、07，于可倫坡）

16、穆娣沓的媽媽

去年一月，在我隔壁住了三年的盧夏妮（Rushani）搬走後，就讀於可倫坡大學法律系的穆娣沓（Muditha）於同年八月搬入房東太太家。穆娣沓一心一意想當律師，所以經常閉門苦讀，讀得昏天黑地，晝夜顛倒。她經常晚上十二點起床，讀到清晨五點才就寢，她讀書有個習慣，就是大聲朗讀，因此，我經常在半夜聽到她那朗朗的讀書聲。今年二月上旬，某夜，狂風暴雨把我吵醒，清晨三點多，電話響個不停，女傭回家去了，而房東太太鮮少在半夜起來接電話，我的寢室裡有分機，我把話筒拿起來，放在書架上，因為我不想在三更半夜接電話。兩分鐘後，我覺得不妥，又把聽筒放回原位，因為我擔心別人或有要事要找房東太太。剛放下聽筒，電話又再度響起，對方說的是僧伽羅語（Singhalese），我聽不懂，所以告訴她：「電話號碼錯了。」這三年來，每當房東太太不在家時，我總是幫她接電話（對方全講英文），由於這位女士沒有提到房東太太的名字，所以我告訴她：「Wrong Number。」之後，電話一直響個不停，房東太太沒有起來接聽。

凌晨四點，我聽到樓下強烈的敲門聲，由於發出巨大的

聲響，住在對面的胖太太被吵醒，她佇立在窗前觀望。敲了好幾分鐘，無人開門，敲門的兩位警察只好爬樹，從二樓陽台進入穆娣沓的房裡。警察身上背著步槍，穆娣沓左手拿著行動電話，右手拿著水果刀，他們到樓下敲房東太太的門，穆娣沓告訴房東太太：有人敲她的門，而且持續敲了一個鐘頭，所以她打電話回家給媽媽，她媽媽聽後立刻打電話給坎地（Kandy）的警察局，坎地的警察則打電話給可倫坡的警察，可倫坡的警察一接到電話，便前來解救飽受驚嚇的穆娣沓。

當房東太太與他們一道上樓後，穆娣沓來敲我的門，要我開門，我一開門，但見房東太太往長條桌下窺視，我問他：「妳在找什麼？」她說：「看看有沒有人躲在桌子下。」之後，我和她到另一間無人居住的套房巡視，看看是否有人躲在裡頭。警察於稍後離去，那天清晨，穆娣沓的家人從一百公里外的坎地打了數通電話給她，詢問她的狀況。房東太太告訴我：有人打電話給穆娣沓，並在電話裡狂笑。穆娣沓懷疑是女傭打的，因為女傭一直對穆娣沓採取敵對態度，數日後，當女傭渡假歸來時，房東太太便把她趕走。

今年五月九日，房東太太到馬來西亞、日本探望女兒和兒子去了，要一個月後才回來，穆娣沓不敢一個人住，所以請她媽媽來陪她。次日早上，穆娣沓的媽媽敲我房門，告訴

我：她的房間鎖住了，鑰匙在房裡。又說：她有挫折感。我安慰她說：「這種事每天（到處）發生，別擔心！」我告訴穆娣沓何處可以找到開鎖的人，一個鐘頭後，門鎖的邊緣被鑿破，門總算打開了。

穆娣沓的媽媽是位退休的體育老師，也是位和藹可親、熱心助人、平易近人的天主教徒，她告訴我：「她的兩個媳婦都很喜歡她。」可見他的人緣有多好。我很喜歡這位與我共住一個月的善女子，為了接引她學佛，我借了幾本書給她，這些書是：Many Lives, Many Masters（中譯本為《前世今生》）、The Biography of the Buddha（佛陀傳）、What the Buddha Taught（佛陀的啟示）、The Teaching of Buddha，穆娣沓的媽媽一本接一本的看著，偶爾，我會問她：看到哪裡了？好不好看？有沒有問題？

穆娣沓的爸爸是佛教徒，五個孩子全學佛，而且素食，穆娣沓的外公是天主教徒，外婆是佛教徒，穆娣沓的媽媽每星期日上教堂做禮拜，數十年如一日，令人意外的是：穆娣沓的媽媽雖是天主教徒，卻深信佛家的業力論及三世因果，而且經常隨家人到佛寺禮佛、供養僧眾。有回，她告訴我：「她下輩子會比這輩子更好，因為他總是熱心助人，廣結善緣。」

穆娣沓有兩個姊姊，均未婚，大姊是英文老師，今年三

十七歲；二姊 32 歲，正在寫碩士論文。穆娣沓的媽媽為了女兒遲遲未婚而憂心忡忡。她告訴我：「她大女兒必須在今年結婚。」我說：「如果沒有好對象，不如不嫁，以免婚後受苦受難一輩子。」她同意我的看法。穆娣沓忙著準備畢業考，沒空陪媽媽聊天，穆娣沓的媽媽頗為無聊，要我陪她閒聊，我也樂得有人陪我說英語，只是我實在太忙了，只能偶爾陪她。

有回，我向穆娣沓的媽媽道歉，因為我聽不懂僧伽羅語，所以在暴風雨之夜把她的電話掛斷。另外，我建議她帶穆娣沓去看醫生，因為穆娣沓曾在坎地的家裡打電話問我：「房東太太是否已經回來？」我告訴她：「房東太太要明天才回來。」當晚，穆娣沓住在家裡，不敢回可倫坡，儘管我和兩個女傭在家，她還是不敢回來。

某日，穆娣沓的媽媽告訴我：「穆娣沓把廁所的門鎖住了，她一大早起來無法使用洗手間。」穆娣沓不但鎖住浴室及其他兩間房間，還經常鎖我的門，因為她怕小偷從我房裡進入她的寢室。我告訴穆娣沓的媽媽：小偷是不可能進來的，除非把門窗打破，因為靠陽台的門全部沒有門鎖（二樓有四個房間、六個陽台），只有往左右推和上下推的內鎖，——沒有鑰匙，除非把門窗打破，否則小偷是不可能進來的。穆娣沓的浴室只有一小扇窗戶，窗玻璃在外側，鐵欄杆

在內側，小偷不可能站在陽台把鐵框拆下，就算拆下了，人也鑽不進來。

我告訴穆娣沓的媽媽：「疑」是五蓋（Five hindrances）之一，足以障蔽吾人之般若智慧，所以建議她帶穆娣沓去看醫生，以免她再度精神錯亂。我向穆娣沓的媽媽一一分析：在狂風暴雨的夜晚，小偷不可能出來偷東西，此其一；小偷不可能從陽台進來，此其二；屋前的樹太矮，小偷無法從樹上爬上屋頂（沒有樓梯通往屋頂），此其三；就算小偷有本事飛上屋頂，小偷必須打破屋頂的石綿瓦和木製的天花板，才能進入屋內，此時屋裡的人必定被吵醒，此其四。每回我把房門打開，穆娣沓若在浴室裡，她會立刻出來，她疑神疑鬼，而我有不被信賴的感覺，此其五。所以我建議她帶穆娣沓去看醫生。

穆娣沓的媽媽於六月十日回坎地，之後，穆娣沓不再鎖我的門，我又可以自由進入房東太太的家，而無須繞到門前去拿信、繳房租，方便多了。穆娣沓的媽媽臉圓圓的，眼神柔和，一臉慈悲相，她幫我買拉鍊，幫我修補衣服（前後三次），陪我去配眼鏡，陪我去買布並幫我訂做僧服。她知道蘭卡人喜歡坑騙外國人，所以她先和三輪車司機講好車資後，才叫我過去搭車。有回，她告訴我：「生命了無意義。」又說：「下輩子她不想結婚。」我問她：「上帝為何要創造

人類，讓人來這五濁惡世受苦？」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臨走前，穆娣沓的媽媽向我要台灣的住址，我也向她要她家的住址，雖然相處只有一個月，穆娣沓的媽媽是我在蘭卡六年中，最讓我懷念的善女子。希望二十年後，我也能跟她一樣，修得臉圓圓的，一臉慈悲相。

世間財，聚之難，用之易，宜勤宜儉；
怒時言，發之速，悔之遲，再思再慎。
—張夢真

勤以得之，儉以守之。勤而不儉，
無異左手拾而右手撒也。
—彌爾敦

儉養廉，廉為治世本；
奢生貪，貪乃大亂源。
世亂亟矣，治亂繫於儉奢，
儉能養廉，奢則滋貪。故吾
人皆應從儉戒奢，抱著由我
做起之決心，以息貪風。

普曜日

普曜日(Poya Day)是每月的月圓日，也是斯里蘭卡的國定佛教假日。十幾年前，普曜日連續放假兩天，後來因為宗教假日實在太多了，而改為一天。斯里蘭卡是全民信教的國度，凡是佛教、回教、基督教、印度教的重大節日，全國放假一天。

我喜歡在月圓日到佛寺禮佛，以清淨心、恭敬心頂禮福德、智慧圓滿具足的佛陀。我的住處附近有四座佛寺，最近的佛寺離我的住處只有五分鐘路程，最遠的阿育王寺離我的住處也只有七百多公尺。

某個月圓日的傍晚，我陪房東太太到住處附近的佛寺禮佛，並第一次參加「傳供」儀式。我們以鮮花供佛後，再以滿瓶的水澆灌高大的菩提樹，此時有許多善男信女在成排的燈架上點油燈，有些人手捧著水瓶正在(正要)澆灌菩提樹，或以鮮花供養佛像、佛塔及菩提樹。

房東太太告訴我，七點有傳供儀式，並要我留下來參加。七點整，聽見七聲鞦韆聲後，但見百餘位的善男子、善女人大排長龍，然後將供在佛堂前的鮮花、油燈、香炷一一往後傳，傳至佛堂內供佛。

整個儀式前後歷時約二十分鐘，共傳了約二、三十盞的油燈、香爐，及四、五十瓶（盤）的鮮花。有些小孩太小了，只能高舉雙手，以手碰觸瓶（盤）緣以示恭敬。傳供儀式結束後，由一位比丘帶領居士們以巴利文誦三皈依及五戒。

每當月圓日，斯里蘭卡的佛教徒，無論男女老少都會到佛寺禮佛，或聽法師開示，或受持八關齋戒。禮佛的時間從早上六點半至晚上九點，到佛寺的人潮一批接著一批，好不熱鬧。我喜歡看他們以歡喜心、恭敬心，點油燈、燃香炷，並將鮮花一朵朵整齊地排放在佛像、佛塔及菩提樹的供桌前。在月圓日，有許多佛教徒會跪在佛塔前誦經、祈福。每當看見佛寺裡潔白、壯觀的佛塔，總是讓我生歡喜心，因為在台灣看不到這種覆鉢形的佛塔。

其實，每個月圓日皆有其傳說，例如：據說佛陀曾在二千五百年前某年的第一個月圓日降臨斯里蘭卡，並在此島降伏惡龍及夜叉。第二個月圓日是紀念首次僧伽會議的召開（為了解決有關毘奈耶 **Vinaya** 的爭議而召開），佛陀在此日宣布將於三個月後入滅。佛陀曾於第三個月圓日回到祖國為釋迦族的比丘們宣說佛法，當時佛陀的父親淨飯王亦在場聆聽法音。

第五個月圓日即衛塞節，又稱三吉祥日，因為佛陀出生、成道、入滅均在此日。五月的月圓日是佛教最盛大的節日

，全國放假兩天，據說佛陀第三度蒞臨斯里蘭卡亦在此日。第六個月圓日是為了紀念摩哂陀（Mahinda）阿羅漢蒞臨斯里蘭卡，並將佛法傳播到此島。第七個月圓日，是佛陀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度五比丘的紀念日。第九個月圓日，是由大愛道比丘尼所領導的比丘尼僧團的成立紀念日。第十一個月圓日，是紀念彌勒菩薩授記為繼釋迦牟尼佛之後的未來佛。十二月的月圓日，是僧友將菩提伽耶菩提樹的分枝帶來斯里蘭卡的紀念日。由於重大的佛教節日全在月圓日，所以月圓日成為斯里蘭卡的國定假日。總之，普曜日是讓佛教徒歡欣鼓舞，是讓斯里蘭卡人呼朋引伴、扶老攜幼到佛寺禮佛、聽法師開示、受持八關齋戒的佳節。（原載於〈人生〉雜誌）

不識佛法的佛教徒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是每一位佛教徒都應有的觀念。一個人的父母、子女、貧富、貴賤、高矮、美醜，泰半是由前世的業力所決定，而非由上帝所決定的。斯里蘭卡是南傳佛教的發源地，約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佛教徒，可惜這些僧伽羅人似乎只「信」佛，而未能「學」佛，所以我說他們是「不識佛法」的佛教徒。

「不識佛法」是許多佛教家庭沒落的原因，茲條例如下：

一、沒有惜福的觀念

在可倫坡的馬路上，到處可以看到丟棄的麵包、飯菜。我發現許多佛教徒把吃剩的食物丟棄而非留著再食用，絕大部分的斯里蘭卡人沒有「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的觀念，所以他們經常糟蹋糧食。

另外，許多豪門大戶之所以日益沒落，也是因為他們沒有惜福的觀念。五年前，我同學艾瑞克（Eric）住在一位律師家，這位律師是牛津大學的法學碩士，也是斯里蘭卡公平貿易局（Fair Trading Commission）的局長，這位律師在可倫坡五區租房子，月租約五百美元（約等於斯里蘭卡人一年

的國民所得），律師的妻子沒上班，家裏有兩個女傭，一家四口由兩個女傭侍候著。

去年九月，我在巷子口碰到這位律師，他們一家子全在車上，我請他們到我的住處。律師的妻子是虔誠的佛教徒，她的左手相當肥厚，右手則薄多了。我問律師：「如果這輩子你能賺一千萬盧比，而你已花了八百萬，請問下輩子你能賺多少？」他回以：「兩百萬。」這位律師的房子在遙遠的郊區，這十幾年來，他一直在市中心租房子，每個月支付昂貴的房租。這位律師及家人已於今年一月遷往英國，聽了我的一席話後，希望這位律師能在倫敦幫他太太找到一份工作，全家過著知足、惜福的日子，而不再折損上輩子修來的福報。

在可倫坡市區，有些佛教徒家裏有兩三輛車，有傭人服侍，而他們許多是沒有工作的年輕婦女，豐渥的房租收入可以讓他們吃三代，而他們從未想到：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日子是非常折福的。折福折了一輩子，下輩子要想生在富貴人家也難，由於不知惜福、培福，因此富不過三代，養尊處優的佛教家庭因此日趨沒落。

二、怠惰成性

幾乎所有在斯里蘭卡住過一年半載的外國人都有同樣

的看法，那就是：斯里蘭卡人非常懶惰。四五十年前，斯里蘭卡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富國」，英國人留下了大筆的外匯，昏庸無能的政府，在短短二十年間幾乎把所有的外匯用罄。我的英文老師 Rita 和另一位女士先後告訴我：「四十幾年前，新加坡甚至還派人來斯里蘭卡學習該國的經濟。」 Rita 說：「四十幾年前，她穿的是進口衣料，上下學是由她父親開車接送，而她父親只是一家私人公司的職員。」我告訴她：「四十年前的台灣，學生沒有鞋子穿。」

奈何好景不常，而今斯里蘭卡已淪為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度，每年每人的平均國民所得約五百美元。由於懶於耕種，斯里蘭卡的稻米、蔬菜仍需仰賴進口，以彌補國內生產之不足。斯里蘭卡的學生，從小學唸到大學一律免學費，而所有的公立醫院也不收費，良好的社會福利制度更助長了斯里蘭卡人的懶惰。許多蘭卡人不願耕種、勞動，因為他們認為只要能糊口就夠了，所以許多地荒蕪著，無人耕種。佛經中所說的「精進」二字，蘭卡人似乎不知身體力行。

三、習於說謊

八十二年，誠正法師告訴甫來斯里蘭卡的清和法師：「所有的蘭卡人均不可信。」清和法師告訴我：「太誇張了，怎麼百分之百的否定？」八十五年六月清和法師很感慨的告訴

我：「誠正法師說的沒錯——所有的蘭卡人都不可信。」清和法師的房東是個輕諾寡信、說謊成性的大學教授，由於一再被騙，所以他不再相信蘭卡人的承諾。

三年前，我問教我聖經的蘇麗（Suri）女士：「斯里蘭卡人是不是很喜欢說謊？」她說：「是的。」又說：「對斯里蘭卡而言，這是一種恥辱。」不但市井小民喜歡說謊，大學教授、達官顯貴也同樣的輕諾寡信。一九七七年，斯里蘭卡的總統候選人騙泰米爾（Tamil）人說：「一旦他被選上，他將讓泰米爾人自治。」這位說謊的佛教徒當了總統後，卻不讓泰米爾人自治。等了六年，飽受歧視、不公平待遇的泰米爾人終於在一九八三年發動戰爭，要求獨立，而今內戰已打了十七年，打得民生凋弊，物價飛揚。五戒中的「不妄語」是蘭卡人最需遵守的戒律。

在《大唐西域記》中，玄奘謂漕矩吒國的百姓「人情輕躁，情多詭詐……雖祀百神，**敬崇三寶**。」到了烏緞國，玄奘所見的烏緞國人是「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一千四百年前，玄奘所遊歷的漕矩吒國、烏緞國雖是信仰佛教的國度，人們卻「寡禮義，多詭詐，少廉恥。」可見人性中的劣根性是「千載一如」的。

大體而言，斯里蘭卡民風保守、純樸，在公車上斯里蘭卡人亦頗能禮讓老弱、孕婦，由於民族性使然，所以大部分

的蘭卡人輕諾寡信、怠惰成性。沒有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的斯里蘭卡，要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已開發國家），除了「精進」外，別無他途。斯里蘭卡的佛教徒尤其需要在行門上下功夫，以求行解相應，否則將永遠「不識佛法」，無法蒙受法益，亦將永遠在生死海中沈淪、陷溺，求出無期。對蘭卡人，我心生悲憫，卻愛莫能助。（2001、2、6，於可倫坡）

凡做事，若彼此兩利，或於己有利，於人無損，皆可為之。

若利己者十之九，損人者十之一，即躊躇。

若人與己之利害各半，便宜輟手，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乎！

若損己以利人，乃上上之事，願同志共圖之。

— 呂坤

四月流火

《詩經》裡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句子，用來形容節氣的變化與現象。四月是斯里蘭卡最熱的月份，所以我將「七月流火」，改為「四月流火」。

五年前，住在可倫坡三區時，某日，我炒了一大鍋的高麗菜，用過午餐後，我到研究所上課。四點多，回到住處後，我發現整鍋的高麗菜因為燠熱的天氣，已經發餿了，無法食用。

那時，我的住處在二樓，約三坪大。書房、寢室、廚房同在一室。之前，緬甸比丘送我一尊佛像，某日，我正要拜佛，那時，室溫高達三十五度，桌、椅、地板會燙人，我禮佛三拜後，便放棄拜一百零八拜的念頭，因為那時我已汗如雨下。那半年（二月至七月），即使在半夜十二點，室溫仍高達三十二度。1996年七月下旬，因為住處太熱，我搬離了可倫坡三區的住處。

斯里蘭卡人過陽曆新年。泰米爾人（Tamil）和僧伽羅人（Sinhalese）的新年是每年的四月十三日，新年期間，全國放假兩天，而四月也是學生們的暑假（只有二十一天的假期），一般商店、診所則自行放年假一星期。

今年四月的新年期間，來自大陸的海林，幫斯里蘭卡人

煮了四十份快餐，來蘭卡才半年的海林，不知下午兩點是蘭卡人的午餐時間，早上十一點，她就把飯菜裝在保麗龍製的飯盒裡，到了下午兩點時，飯菜已悶壞，海林只得火速再煮四十份快餐，那天，差點沒把她給累壞，一共煮了八十份的快餐。

八十六年一月，即將前往英國攻讀博士學位的自軒法師告訴我：「她的住處甚是通風、涼爽。」她只住了五個月，而這五個月(九月至一月)是蘭卡最涼爽的月份。二月中旬，迨我搬入時，天氣已漸漸轉熱，床會燙人，所以午休時，我在客廳打地舖，因熱甚，無法入睡，但覺一股熱氣從石綿瓦上往下貫，直透肺腑。在台灣時，因腸胃虛寒，所以經常腹瀉。來蘭卡後，很少腹瀉，倒是經常便秘，這是因為天氣炎熱的關係。

1998年五月底，住在對面的胖太太，把她院子裡的兩層樓高的鳳凰樹給砍掉了。鳳凰樹就在我的書房正對面，傾斜的枝椏橫過窄小的馬路，垂在我的落地窗前。六月初，無高大的鳳凰樹遮擋太陽，我的住處是西曬，下午，室溫高達36度，我放下窗簾，太陽透過窗簾投下一片金黃色的光影在我桌上，我只能坐在樓梯口的椅子上看書。我熱得頭發暈，身體發燙，彷彿熱鍋上的螞蟻，頗有無所遁形於天地之間的感覺。

1999年，某日午休時，脖子癢癢的，我一摸，發現上頭長了許多大大顆的東西，我一驚，跑去問胖太太：「What are these？」她說：「我熱到了。」並拿痱子粉要灑在我的脖子上，我婉謝她的好意，一身汗水，擦痱子粉何益？我從來沒有長過那麼大的痱子，而且是突然冒出來的，所以讓我訝異。這幾年沒中暑，是拜體質寒涼之賜，否則很可能熱死在蘭卡。

從新聞報導得知：四、五月是印度最熱的季節，德里的氣溫有時高達四十七度，聽說室溫則高達五十度，而每年總有數十位印度人熱死。有幾個月，在印度的外國人會離開德里，以免在印度熱死。有位同學想去印度唸博士學位，聽說住在德里容易生病，加上酷熱的煎熬，經再三考慮後，決定不去了。

佛經裡經常提到「熱惱」二字，當室溫超過四十度時，即使有電風扇也發揮不了作用，何況古時候並沒有電扇可以消暑。我告訴房東太太：「樓上太熱，無法住人。」房東太太說：「不是有電扇嗎？」我說：「室溫高達36度時，電風扇吹的是熱風。」

去年，有位來自韓國的同學嫌她的住處太熱，來我處看房子，我指著另外一間空房間給她看，並告訴她：「這房子是西曬，屋頂是石綿瓦蓋的，很熱。」她一聽便不敢要了。

因為房租便宜，地點好，所以我在房東太太家住了四年，我不是不怕熱，而是不得不忍耐。想想印度人的熱惱，想想室溫超過四十度時的煎熬，相形之下，斯里蘭卡的「四月流火」似乎清涼多了。（2000、12、31，於可倫坡，原載於〈人生〉雜誌）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意粗性躁，一事無成；
心平氣和，千祥駢集。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
有智慧者，才情決然不露。

（口頭有一句話，定要說出；胸中有一毫才，決要露出；祇是量窄。然因其無量，即以卜其無福。） — 《格言聯璧》

蚊子、炸彈與扒手

如果有人問我：「來斯里蘭卡讀書有那些事物需要注意？」我的回答是：「蚊子、炸彈與扒手。」且讓我一一敘述。

蚊子

去年七月，我告訴房東太太，我或將於今年(2001)一、二月返台，那時房東太太希望我住愈久愈好，並說：「好事終將結束」，又說：「她以後會想念我的。」不料，十二月初有位應聘來斯里蘭卡行醫的外科醫師急著找房子，房東太太問我是否可以搬到隔壁的套房，她好將我的住處提前租出去，我答應她一月底搬過去。

由於這位印度醫生堅持要在一月初遷入，房東太太問我可否在十二月底搬到另一個房間，我一向給人方便，那怕是委曲求全，所以很爽快的答應了。為此，房東太太前後問我兩次：「是否生她的氣？」我說：「沒有。」我不會為這種小事生氣，只是我必須在月底前把數百本的書籍寄回台灣，電腦也沒地方放，最糟的是沒有自己專用的廚房，也不能在廚房裏洗衣服，只能在浴室裏的洗手台上洗衣服，非常不方便。

搬入新居後，因為沒有紗窗，這個月我天天餵蚊子，我把電蚊香放在床上，蚊子不怕電蚊香，我半夜被蚊子叮醒，只好改用蚊香。斯里蘭卡的蚊子真是兇悍、頑強，我把蚊香放在床腳，依舊被蚊子叮咬得無法入睡，最後，我把蚊香放在床的正下方，把自己熏得頭暈，這時總算把蚊子熏跑了。今天，英文老師介紹我用香茅油 (Citronella Oil)，今晚就寢前，我會塗抹香茅油，希望真的能把蚊子驅除。這六年來，耳聞目見許多外國人被蚊子叮咬而發燒(登革熱 Dengue fever)，其中有一位同學因登革熱而住院。去年，被蚊子叮咬而發燒的海林告訴我：「罹患登革熱那幾天，她全身的骨頭痛，沒有一個地方不痛的。」海林沒住院，只是必須每四小時服用兩顆 Panadal，一星期後，她的骨頭才不再疼痛。我怕登革熱，所以一看到蚊子便點蚊香，雖然被熏得人難受，總比發燒、全身骨頭痛要好得多，所以來斯里蘭卡的第一件事是要防蚊子。

炸彈

一九九六年底，斯里蘭卡的中央銀行被炸，當場炸死了 81 人，炸得血肉橫飛，身首異處，這是在斯里蘭卡第一次聽聞的爆炸事件；同年的七月下旬，Dehiwala 的火車被

炸，由於正好是下班時間，車廂裏擠滿了人，當場炸死了六十餘人，受輕重傷者百餘人。次月，吳文璋老師第一次來斯里蘭卡，我介紹他住在我同學的住處，並告訴他不要到人多的地方，以免被炸死。

一九九八年三月，可倫坡九區的交流道被炸，炸死了三十幾人，數十輛汽機車、巴士、三輪車被炸毀，或部分車體受損，當時正是小學生放學回家的時間(中午 12 點 35 分)，有輛接送幼童的箱型車被炸毀，車上的孩子全部罹難，在家苦苦等候孩子回家吃飯的媽媽們，等到傍晚，孩子仍未回家，等得肝腸寸斷，而這些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孩子們，將永遠無法再見到慈母的容顏。同年的 2 月 4 日是斯里蘭卡獨立 50 周年紀念日，英國的查爾斯王子應邀來訪，泰米爾老虎解放組織欲炸查爾斯王子，在崗哨處被檢查時，泰米爾人引爆炸彈，炸死了兩名士兵。

兩年前，某日，可倫坡市區又有炸彈，那時正在公車上的同學告訴我：「站在他旁邊的女士被玻璃碎片弄傷了臉，鮮血直流。」這位同學嚇壞了，以後再也不敢在人車擁擠的時段出門。我的住處在可倫坡市中心，每當去英文老師家上課時，必定經過匯豐銀行旁的十字路口，由於是市中心，車輛如流水般川流不息，此時，若有一顆超級炸彈，我將客死他鄉，成為羈旅他鄉的孤魂野鬼。

八大人覺經云：「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在斯里蘭卡，讓我更深刻的體會生命的無常與危脆，因為不想被炸死，所以非不得已我決不到人車擁擠的十字路口。當然，我也會敬告來斯里蘭卡觀光、參學的舊雨新知們：小心炸彈。

扒手

在斯里蘭卡，最讓外國人痛恨的是公車上的扒手，他們會把你身上的現款扒個精光，如果護照被扒走了，只好向警察局報案，並要求開證明書，以便出境時派上用場。在斯里蘭卡讀書，大部分的留學生都有被扒的經驗，有的竟然前後被扒三次，可見這兒的扒手是多麼的橫行、囂張。

五年前，道宥法師正要去付房租時，她的護照和 1500 美元被扒走；三年前，某法師正要去銀行開戶，身上的 1300 美元全被扒走了。1996 年七月，我在可倫坡搭小巴士，一上車，便有兩個年輕人一前一後的攔著我，一位擋在我前面，另一位在後面拉我的僧袋，那時，我還翻過去看他一眼，由於只有兩站，馬上就要下車，我知道後面有人一直拉我的僧袋，因為沒有被扒的經驗，所以沒想到他們是扒手，我注意到擋在我前面、以手擋住車門的男子一臉污濁相，才幾秒

鐘，我的皮夾子便被扒走，我心疼那只別人送我的、精美實用的皮夾子。

之後，每當搭公車時，由於擠得東倒西歪，無法直立，所以經常有人抓我的僧袋，而只要有人碰我的僧袋，我便懷疑對方是不是扒手。在 Dehiwala 住了半年，我決定搬回可倫坡，因為我搭公車搭怕了，經常疑神疑鬼，擔心新買的皮夾子再度被偷，久而久之，我很可會患了疑心病。由於目前的住處離研究所只有四百多公尺，走路到所裏只要 10 分鐘，地點非常好，房租又便宜，所以一住便四年。若有初來乍到的外國人，我總會好心的告訴他們：「公車上有許多扒手，當心，護照、錢包別被扒手扒走了。」

走筆至此，再看看《佛說八大人覺經》的最後幾句：「令諸眾生，覺生死苦，捨離五慾，修心聖道。」但願一切眾生能早日「進驅菩提，速登正覺，永斷生死，常住快樂。」不再受蚊子、炸彈與扒手的惱害。

有真才者，必不矜才；
有實學者，必不誇學。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
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
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見識；
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
省一分經營，多一分道義；
學一分退讓，討一分便宜；
增一分享用，減一分福澤；
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 《格言聯璧》

留學生涯知多少？

天淨沙 秋思 馬致遠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馬致遠的這首元曲〈天淨沙〉，是描寫他在羈旅他鄉時，在深秋時節所目睹的情景與心境。我改了幾個字，用來描寫我在可倫坡所見的景象。

落葉、乞丐、昏鴉；舊（破）車、烏煙、飛沙；
艷陽、飄風、硬漢；印度洋畔，學佛人在天涯。

*

*

*

一九九六年初，聽說大陸有四位比丘尼將來斯里蘭卡唸書，兩年後，這四位法師總算於一九九八年安抵佛國，不料，一年後，這四位法師全休學了，他們離開斯里蘭卡的理由是：斯里蘭卡有太多的炸彈，在這兒唸書不安全。

這十年來，從台灣來蘭卡留學、參學的僧俗四眾約有三十位，其中一半，只待了一兩年便打退堂鼓（休學了）。在斯里蘭卡唸書與在其他陌生的國度一樣艱苦，而斯里蘭卡之所以讓留學生一一離去的原因有許多：一、斯里蘭卡人輕諾寡信，不可信賴；二、蘭卡的商人、三輪車司機喜歡坑騙外國人；三、英文太差，跟不上老師的教學進度；四、無法適應這兒的飲食；五、斯里蘭卡的大學每年罷課，短則兩星期，長則半年，加上辦事效率低劣，所以許多留學生都被氣跑了。

八十（1991）年來蘭卡唸碩士學位的小邱告訴我：「斯里蘭卡相當貧窮、落後，……她的住處燠熱難當。」又說：「蘭卡人視外國人為財神爺，喜歡坑騙外國人。」所以來斯里蘭卡前，我即懷著平常心，對留學生涯毫無憧憬；而來蘭卡後，所面臨的是如排山倒海般的課業壓力和寫論文的煎熬。八十二年到日本東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親如法師以「痛苦」二字來形容她的留學經驗，我想以「艱苦」二字或許更貼切。且讓我追敘這六年來的所見所聞：

八十三年十月底，我搭乘斯里蘭卡航空公司的班機，於當地時間夜晚十點半抵達蘭卡，出了海關，如巖、果法兩位法師已在機場等候多時，當他們把我送往小邱的住處後，從此開始了我的留學生涯。

研究所於八十四年一月下旬開學，上了十個星期的課，第一學期便告結束。第二學期於四月下旬開學，不料，全斯里蘭卡大學的教職員罷工，我們這些不看報紙的留學生到了所裏，才發現不上課。我的住處離研究所不到三百公尺，所以無奔波之苦。住在可倫坡二區的恒體法師的課是下午一點到五點，她帶著飯盒到克拉尼亞大學上課，到了學校方知罷課，用過午餐後，好不容易擠上公車，回到住處已是一身汗水，時間是下午兩點。在斯里蘭卡只待了一年半，恒體法師決定到法國去唸書，她於一九九六年九月飛往法國。

一九九六年三月，斯里蘭卡因為久旱不雨而沒有足夠的雨水發電，從三月下旬開始，每天停電兩小時，到了五月，改為每天停電八小時。五月下旬，全斯里蘭卡電力公司的員工大罷工，那五天全島停電，夜晚，一片漆黑。那時，我住在可倫坡三區，三坪大的斗室彷如蒸籠，因熱甚，只好去沖涼，沖涼後不到十分鐘，身體依然發燙。因停電，所以無法用電鍋煮飯，也無法使用冰箱、電扇，那幾天，室溫高達三十五度，沒中暑也真僥倖。

七月下旬，連續下了幾天豪雨，旱象解除，斯里蘭卡電力公司恢復正常供電。停電這幾個月（三到七月）是蘭卡最熱的月份，大白天停電，待在悶熱的室內，真是「溫暖」極了。停電期間，在克拉尼亞就讀的留學生們正準備期末考，

由於停電八小時，其中四小時是下午五點到九點，此時無法看書，又熱，由於那四五個月，天天停電，有些留學生無法忍受這種惡劣的環境(包括停水)，於是一一離開斯里蘭卡。

一九九七年三月底，大學部停課，並預定於五月上旬舉行期末考，不料，各大學又罷工，且長達四個月，加上四月份的假期，同學們有長達五個月的長假，有些同學回台灣渡假去了，有些悶得發慌，遊山玩水去了。

一九九八年九月，各大學又再度罷工，這次罷工原擬長達半年，所以有位同學回台灣去了，不料，次年一月，突然恢復上課，在台灣度假的同學只得火速飛回蘭卡。

一九九九年三月到五月初，斯里蘭卡郵政總局的員工大罷工，其間，只有四月初恢復工作約一星期，那兩個月國外寄來的郵件和寄往國外的郵件堆積如山，這期間，留學生是收不到師長親友的來信的。斯里蘭卡的郵政相當糟，信件經常丟失，據說：郵局的人把郵票撕下來，然後把信丟掉；如果是賀卡或小包，他們有時會佔為己有。所以我寄回台灣的卡片、信件經常寄丟，不得已，重要郵件只好以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令留學生最無法忍受、憤慨的大概是斯里蘭卡學者、教授們的拖延、沒有責任感和苛薄寡恩。小邱於八十五年三月提出碩士論文，於次年二月通過論文口試，前後拖了將近一

年。來自韓國的南顯告訴我：她的兩位指導教授一再推說「沒空」，每回她到研究所找指導老師時，總要等上半個鐘頭甚至一個鐘頭，而指導老師只花一分鐘或三分鐘跟她談話。南顯滿肚子委曲，回到住處後經常哭。而我的兩位指導教授也一再推說「沒空」，我想：其中一位是因為所裏從未付她指導費，所以她才一再拖延。她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退休（在退休前被聘請為我的論文的指導教授）之後，一直賦閒在家，應該是相當「有空」的。

論文送審後，負責審查的學者、教授們經常把論文放著，一放就是大半年，不催不還，催了以後，還要等一個多月才將學生的論文送回所裏。這些學者教授們是上輩子修來的福報，所以今生今世他們或擁有博士頭銜，或享有教授的美譽，可惜，他們學佛一輩子似乎仍不知要如何自利利他，與人方便。

如果有人要來蘭卡唸書，我會奉勸諸君：一、先學燒一手好菜的本領，以免經常食慾不振；二、要有堅忍的毅力，能忍受留學生涯的孤寂、苦悶；三、要有好度量，要能忍受突發的停水、停電和學者教授們惡意的拖延。如果能夠在台灣研究佛學，最好別到斯里蘭卡來，因為在斯里蘭卡唸書很可能把身體搞壞，也很可能因為長期受氣、受騙而導致人格被扭曲。阿彌陀佛！（2001、1、12，于可倫坡）

不讓古人，是謂有志；
不讓今人，是謂無量。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
彌天罪惡，當不得一個悔字。

醉酒飽肉，浪笑恣談，卻不錯過了一日；
妄動胡言，昧理從欲，卻不作孽了一日。

讀書有四個字最要緊，曰：闕疑好問；
做人有四個字最要緊，曰：務實耐久。
— 《格言聯璧》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兩年前，和同學們到強帝瑪法師 (Chandima Thera) 的法輪孤兒院參觀時，一進孤兒院的客廳，便看到一軀栩栩如生的慈母縫衣的木雕像，這軀來自台灣的雕像讓我想起孟郊的〈遊子吟〉，口中不禁喃喃吟出：「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站在我旁邊的寬廣法師接著誦出後二句：「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我是個不愛回家的孩子，自從到台中唸大學後便很少回家，即使在寒暑假也不願待在家裡，寧可留在台中看書，因為待在家裡除了看電視、報紙外，實在定不下心來看書，而電視、報紙對我幾乎無啥吸引力，因此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在家裏。大三那年，回家過完中秋節便急著返台中，一直到過年前兩天才回家，母親看到我後說到：「我已經四個多月沒回家了。」

這幾年留學在外，更是讓慈母擔心，每當母親在越洋電

話中問我身體可好時，我總是虛應著：「很好」，以免母親牽腸掛肚，徒增憂惱。狠心狠腸的我，來斯里蘭卡六年多，從不曾打電話回家，這兒的電話費比台灣貴兩三倍，我捨不得花電話費，所以從來沒想到要打電話給母親。由於我的不近人情，讓母親更是嚐盡思念之苦。

兩年前，姊姊在友人處得知我的電話，一句英文也不會說的姊姊，以中文和房東太太對話，房東太太一聽到我的名字便大聲叫喚，要我接聽電話。之後，姊姊每個月打電話給我，而在旁邊的母親也急著要跟我說話。將近四年未聽到母親的聲音，當母親接過聽筒問我身體可好時，我為母親日益蒼老、沙啞的聲音感到心驚。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是李白感嘆慈母日益衰老、滿頭華髮的詩句。在我的記憶中，母親的頭髮既黑且濃，八十三年十月，母親剪了一頭短髮，並住進法光寺，十月底，送我到機場後，回到住處，聽說母親哭得很傷心。因為父親不贊成我唸書，我不得不瞞著家人，直到要到機場時，才把正要午休的母親喚起，並狠心的告訴她老人家：「我要出國了。」

前年（1999）十二月返台時，弟弟開車送我到精舍，一下車，進入精舍時，姊姊果慈法師正在門口，逮卸下行李後，我問姊姊：「坐在大廳盡頭在看書的那位法師是誰？」姊姊

說：「是淨修師(母親出家的法名)。」真是荒謬極了，才五年不見，我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認得。

出家前，母親先後在慈光山覺華園、法光寺住了三年，已相當習慣寺院的生活，所以一旦因緣具足便決定落髮，出家後的母親住在她購買、出資興建的精舍，總算能身心安住的學佛、修行。

母親已年逾七旬，歲月的風霜刻鏤在母親臉上，這十幾年來，我一直無法報答慈母的養育之恩，只能勸母親好好唸佛——在精舍的大廳邊經行邊唸佛，希望一生飽經憂患、克勤克儉、刻苦耐勞的母親能往生淨土，不再受輪迴之苦。

前年(1999)十二月，臨上飛機前，我告訴母親：「今年過完春節，我會回去。」如今春節已過，漫長的留學生涯即將結束，慈母懸念的遊子亦將返鄉，母親將不再有「意恐遲遲歸」的掛慮與等待，而我亦有「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懷鄉情節。東晉的陶淵明是個具有高風亮節的詩人，他因為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不願意服侍鄉里小人而賦〈歸去來辭〉，並高唱：「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而吾人則低聲吟道：「歸去來兮，慈母已老，胡不歸？」(2001、02，于可倫坡)

附錄一：清靜齋隨筆

雁丘

元好問在赴并州途中，遇到一位獵人，這位獵人告訴她：「今晨捕獲一雁，已殺之矣，另一隻脫網而逃者，悲鳴不已，不肯離去，竟自撞地而死。」元好問買下這隻殉情的孤雁，葬之於汾水之濱，並累石以為標識，號為雁丘。

江淹在〈別賦〉中寫道：「黯然而魂者，唯別而已矣！」生離死別，人之大慟存焉，禽鳥亦然。身陷羅網的野雁，成了捕雁者的盤中飧，而那隻生還的、習於比翼雙飛的孤雁，在痛失愛侶後，竟以身殉。此情此景，讓我想起佛門所唱誦的〈鐘偈〉中的句子：「飛禽走獸，羅網不逢；浪子孤商，早還鄉井。」這兩句充分表現了佛家的悲憫胸懷。元好問滿懷慈悲的買下了這隻殉情的大雁，為之葬埋，並寫下了這闕感人的〈摸魚兒〉：

問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
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有癡兒女，

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
隻影為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蕭鼓，
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
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妒，
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
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

佛經云：「情不重，不生娑婆。」悠悠天地間，萬古為情苦，人禽皆然。同窗摯友告訴我：「情之醉人甚於酒。」而吾人以為「情之害人亦甚於酒」。唯有學佛陀的慈悲、智慧、解脫，才能化俗情為法情，才能以智導情，脫離情苦，才不會有「隻影為誰去」的悲涼與淒苦。（原載於〈人生〉雜誌）

韻凌

韻凌小時後，是朵人見人愛、聰明伶俐、善體人意的解語花。當韻凌唸幼稚園時，某日，不知她做錯了什麼事，大嫂說了她幾句，我在書房裡聽見她對大嫂說：「媽媽，你不可以生氣，不然眉毛會變成這樣——往上揚。」我可以想像

韻凌把那雙小手放在眉梢，然後往上堆的樣子。韻凌小時候愛生氣，喜歡罵人，所以我告訴她：「所有的佛菩薩的眉毛都是往下垂的，因為佛菩薩總是充滿慈悲，不會生氣、罵人。」韻凌把我的話記著，並告訴大嫂：不可以常生氣，否則久而久之，眉梢會往上揚。

那時，大哥住在二樓，二哥住在樓下，弟弟搬出去後，我則暫住在二樓弟弟的房裡，所以經常有機會教姪兒、姪女們念佛。父親偶爾會帶他們到二樓的佛堂禮佛，我則教他們從佛菩薩的手勢、外型來認識他們。偶爾親友會送我一些巧克力、糖果、糕餅，我沒有吃零食的習慣，所以正好用來誘導三個小傢伙唸佛。「欲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牽」，在分糖果前，三個小傢伙總是雙手合十，口誦十聲佛號後，才有糖吃。我把所有的佛菩薩的名號全告訴了他們，而且唸過的不許再唸，而今姪兒、姪女不但把佛菩薩的名號給記住了，而且一看到我便說：「姑姑，阿彌陀佛！」

我也常拿一些有插圖的佛書、錄音帶給韻凌聽、看，如烏銜花、九色鹿、觀世音菩薩畫傳及佛教童話故事等。某日，韻凌跑到我房裡，問我：「姑姑，我不會飛，可不可以當觀世音菩薩？」我說：「可以呀！」韻凌：「等我當了觀世音菩薩，我就飛給他們看。」我說：「好啊！等妳當了觀世音菩薩再飛給我看。」韻凌很洩氣的說：「我不會飛。」相

好莊嚴、以瓔珞嚴飾身相的觀世音菩薩是韻凌的偶像，韻凌最喜歡唸的聖號是「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某日，我問韻凌：「妳喜不喜歡阿彌陀佛？」韻凌：「喜歡。」我說：「你要不要當阿彌陀佛？」韻凌：「不要。」我問：「為什麼？」韻凌：「阿彌陀佛沒有頭髮。」眾生無始以來的我執、我相牢不可破，五歲的韻凌不願成佛，是因為對三千煩惱絲深深執著著。

那年暑假，韻凌有三個星期的假日，其中兩個星期是在她外婆家度過的，韻凌的舅舅帶他去教堂參加夏令營。剛回來時，韻凌唱道：「人人都應該知道耶穌是誰。」我問韻凌：「妳喜不喜歡耶穌？」韻凌：「喜歡。」我又問：「妳喜不喜歡上帝？」韻凌：「不喜歡。」我問：「為什麼？」韻凌：「簡老師說：你們再吵，上帝就會處罰你們。」在韻凌心目中，佛菩薩總是滿懷慈悲、愛心，絕對不會處罰人。

七十九年九月，韻凌升上幼稚園大班，我則到台北唸書去了，偶爾大哥大嫂在星期日到世貿大樓參觀醫療器材展覽時，總會把韻凌送到法光寺。某日，法光佛研所的所長恆清法師問韻凌：「喜不喜歡讀書？」韻凌回以：「不喜歡。」我說：「我姪女才唸幼稚園大班，沒認得幾個字，根本不會讀書。」韻凌才五歲，大嫂便要她學寫字，有時韻凌在我房裡，大嫂卻要他回房裡寫作業，韻凌不喜歡被迫學習，所

以才對恆清法師說她不喜歡讀書。

大嫂告訴我：他們家自大陸來台後，從第二代起即信基督教。大嫂從基督教家庭中長大，對佛教沒有好感，所以不許韻凌唸佛。八十年十二月，阿姨、姨丈自美返台渡假，某日，我陪阿姨一一拜訪親友。當車抵哥哥的醫療儀器公司前，我剛下車，正在寫作業的韻凌一看到我，立刻高興的從椅子上跳下來，往外衝，並大喊：「姑姑，阿彌陀佛！」聽得我心花怒放。

* * *

大哥32歲才結婚，33歲當爸爸，因此對韻凌甚是疼寵，韻凌才五歲，哥哥便買了一台鋼琴給她，每週六下午開車帶韻凌去學鋼琴。韻凌是哥哥嫂嫂的掌上明珠，而且會幫哥哥嫂嫂穿針引線，以挽救頻臨破碎的婚姻。如果不是為了韻凌，大哥大嫂早已離婚。七十八年初，大哥大嫂的婚姻亮起紅燈，大嫂受不了哥哥的壞脾氣，想離婚，問我：是否該離婚？因為她不願意和哥哥一輩子吵個不休。而那時哥哥也想離婚，並告訴韻凌：「要換新媽媽。」我一聽，大驚，還好大嫂不知情，不然就糟了。大哥是不會放棄韻凌的，而大嫂也知道孩子不可以沒有爸爸，所以一直忍受著哥哥的火爆脾氣。

有回，我在房裡看書，哥哥正在廚房裡用晚餐，我聽見韻凌對哥哥說：「爸爸，你不可以打媽媽，你如果打媽媽，我就打妳。」多體貼媽媽的孩子。每回大哥大嫂有所爭執時，總是把聲音壓低，以免被我聽到。某夜，我正在房裡看書，我沒有聽到爭吵的聲音，只聽到韻凌對哥哥嫂嫂大喝：「不要吵了，笨蛋。」我可以想像哥哥嫂嫂楞在那兒的情景，——驚訝於他們的愛女竟敢喝令他們停止爭吵。

同年，某夜，我正在房裡看書，韻凌急颯颯的跑到我房裡，說道：「姑姑，爸爸罵媽媽，媽媽在哭，媽媽叫爸爸去死。」我說：「妳跟爸爸說：請爸爸不要那麼愛生氣，請爸爸不要再罵媽媽好嗎？」此時大哥正從樓下上來，韻凌聽到腳步聲，立刻跑到樓梯口，說到：「爸爸，妳有沒有去死？妳以後不要再罵媽媽好不好？」此時，我聽到開門聲，大嫂正從房裡出來，韻凌跑到大嫂前面說：「媽媽，以後爸爸不會再罵你了。」多麼伶俐、善體人意的孩子。

在台北四年，因忙於課業，鮮少回家探望姪兒、姪女們。八十三年十月底，我離開台灣時，韻凌已唸小學四年級。姊姊來信告知：韻凌經常問她：「二姑姑什麼時候回來？」去年（1999），我終於回家了，韻凌已唸國中三年級。我打電話給韻凌，約好在週日下午，在哥哥的醫療儀器公司見面，我到達時，韻凌正從鐵捲門的收信口往外窺視，一雙酷似

大嫂的眼眸，清麗中帶著點慧。闊別五年，我根本認不出當時的小不點，而今已是亭亭玉立、端麗出色的少女。

韻凌六歲時曾告訴我：她長大後會學佛的。我聽了甚是欣慰，大哥不許韻凌看佛書，而我偷偷的拿一些佛書給她看，希望他日韻凌能皈依、學佛。學佛陀的慈悲、忍辱；學諸佛菩薩的智慧、解脫（沒有煩惱）。

食盡鳥投林

大三那年，教我們「小說」課程的賴芳伶老師指定《紅樓夢》為下學期的必讀小說，而且期末考只考這一本《紅樓夢》。為此，我整整花了一個月才把《紅樓夢》看完，還到圖書館借了兩本與紅學有關的書籍以為參考。剛讀完《紅樓夢》時，心情大壞，因為書中的人物，或死或散，或出家。盛極而衰、人事全非的大觀園，讓我頓感榮華富貴的虛幻不實，和生命的苦、空、無常，由於當時尚未學佛，不識佛法，故不知「盛衰本事迴環，萬緣無非幻泡。」

有些學者以為：賈寶玉即是作者曹雪芹的化身，曹雪芹以「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

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來形容賈寶玉。這些字句全是曹雪芹的自我寫照。曹雪芹生於豪門大戶，卻「不知樂業」，一旦家道中落，貧至舉家食粥時，又「難耐淒涼」。因此自嘆少年時不應「辜負好時光」；在窮途潦倒時，乃大呼「於國於家無望」，並勸彼等紈袴子弟們，「莫效此兒形狀」。曹雪芹現身說法，以血淚寫成這部膾炙人口，感人肺腑的不朽巨著。

《紅樓夢》第五回中的「飛鳥各投林」寫的正是佛家所說的因果報應、生住異滅：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
冤冤相報自非輕，分散聚合皆前定，
欲知命短向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有人以為，初閱《紅樓夢》的人，僅可了解此書是一部言情小說；深一層看去，乃是一部人生哲學著作；更深一層

探討，卻是一部佛經。紅樓夢碎，紅樓夢醒，在夢碎與夢醒之際，如果沒有智慧劍來斬斷名韁利鎖和情愛的纏縛，是很難從無明大夢中覺醒的。

賈寶玉在雪地裡辭父出家，係清醒理智的出家。他意欲出離煩惱之家，脫離愛欲情執之羈絆。以曹雪芹看來，大觀園的由盛而衰，及賈府內外數百位親友、僕庸、優伶的榮辱禍福是一齣悲劇。在劇終人散時，所留下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和賈寶玉在雪地裡辭父出家的身影。（原載於〈人生〉雜誌）

莊子的葬具

一九九二年，冉雲華教授客居台北時，我和兩位同學奉命到冉老師家，陪冉老師、師母過年（吃年夜飯）。冉老師的客廳裡掛了一幅字畫，從中得知，冉老師名其住處為「安處齋」。

「安處」乃取自《莊子·養生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之意。要達到「哀樂不能入」的境界，何其難也！由此可見，莊子的任運而化、逍遙自在，決不亞於佛門中人。

無怪乎我的恩師朱維煥教授曾提及《莊子》為有關人生修養的七本經典之作之一。（另六部是：《論語》、《孟子》、《老子》、《六祖壇經》、朱子的《近思錄》、王陽明的《傳習錄》——錢穆）

在《莊子·列御寇》有一段描寫莊子豁達、超越凡俗的一面。茲摘錄如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莊子的葬具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和萬物，所以他以為他的葬具甚是豐厚。莊子的簡樸、不為物役，實讓後人愧煞。今人喜歡厚葬，喪葬費動輒上百萬，卻不知將此鉅款省下來，布施給印度、非洲的饑民。在我往生前，我要事先寫下遺囑，交代後事，遺囑之大要如下：吾人之喪禮從儉，勿發訃文，毋須祭祀，以最廉價之棺槨殮之，往生後三日內茶

毘¹，除助唸外，慎勿勞師動眾云云。比起莊子，吾人之葬具、喪禮，似乎繁複多了。

第一等學問

學問二字，最早是出自於《易經》的乾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此處的學與問是兩回事，「學」指學習、研習；而「問」係指諮詢、論難之意。學與問這兩個字，起初是作動詞用，而且是各自獨立的，後來乃併為一詞。而今，凡「研究某種事理、事物，而能自成系統，且具條貫者」均可稱為「學」，如史學、樸學、紅學、漢學等。此外，一般人亦多以學歷的高低，來論學問的深淺；或者是以讀了多少本書，看過多少本註，來論斷學問的高下，於是乎「學問」一詞，便成了複詞單義的名詞，僅有「學」義，而無「問」義。

¹ Jhapati 音譯為「荼毘」，意為「火化」。德國籍的高明道老師，和大陸學者鄧殿臣教授不約而同的指出：「荼毗」乃「荼毘」之誤。「荼」、「茶」形似，故易混淆。

什麼是第一等學問呢？古人言：「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這種能將學問與做人處世相會通，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讀書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食古不化、不通世故人情。如果吾人在研經窮理之餘，在平常日用當中，能設身處地的替別人想，這也是一種學問。如東晉的陶淵明，他將僮僕交予即將遠行的兒子時，說道：「此亦人子也，宜善待之。」這種「此亦人子也」的同理心，即是一種做人的學問。

此外，據《新唐書》記載：「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狄仁傑）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因為一旦知道譖者為何人，便終身難忘，這種「譖者乃不願知」的修養，又何嘗不是一種做人的學問。因此，古德說道：「通曉世事皆學問，練達人情即文章。」通曉世事、練達人情真是一門做人的大學問，而且這門學問還真不容易學，更遑論學得專精。

「臨事肯替別人想」的反面是什麼呢？那便是求全責備。指責別人的缺失，要求對方的完美，是不近人情的，因為指責、責備的後果，往往是帶來彼此的嫌惡。請看宋朝的范純仁如何告誡子弟：

范純仁每誡子弟曰：「人雖至愚，責己則明；雖有聰明，

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范純仁亦嘗自述道：「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居官，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由於范純仁的生性寬簡、待人和藹，且從不以聲色加之於人，因此得以親睦宗族；立朝居官，亦得以相安無事。「臨事肯替別人想」，便是這種恕道，而恕道的反面正是求全責備。一個凡是求全責備的人，縱使滿肚子的學問文章，但卻因為過於嚴厲、苛求，反而容易惹來食古不化、不近人情的譏嫌。這種學問亦無多大用處，甚或僅僅是個經年守故紙的書蠹罷了。

佛家講「行解相應」，意即行門與解門要能相輔相成。佛陀所說的微妙善法無非是智慧的言語，佛陀的語默動靜亦無非是利己利人的美好善行。如果吾人能將佛陀所說的微妙善法，身體力行，而且隨時隨地都能站在別人的立場，替別人著想，如此亦不愧為佛門弟子，也不枉費深入經藏、學佛一場，是以古人說道：「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實良有以也。（1991、02，於法光佛研所，原載於〈人乘佛刊〉）

永懷恩師朱維煥教授

二十年前，在中興大學中文系就讀時，朱維煥老師教過我《左傳》、國學概論、宋明理學和中國文學史等課程。我很喜歡上朱老師的課，因為朱老師是個內心充滿教育愛與使命感的好老師。在課堂上，朱老師總是毫不保留地傾囊相授。

我最喜歡上朱老師教的「中國文學史」，這門課以孟瑤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為教材，朱老師在課堂筆記中，補充了許多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和葉慶炳《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資料，讓我們省去了許多做筆記的時間，和參考比較的功夫。在課堂上，朱老師引領我們進入中國文學的堂奧，讓我們一窺中國文學的富麗、博瞻與壯美。

朱老師是個有風骨、有氣節的恂恂儒者。記得教到宋詩時，朱老師提到歐陽修的詩「以氣格為主」，並謂：「所謂格，是有所不為，有所必為。」又說道：「歐陽修有晶瑩的人格。」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朱老師既是經師亦是人師，是我學習的典範。

七十三年三月，我決定盡形壽，獻身命，為佛教、為苦難眾生貢獻一己之力，而剪髮披緇，廁身在沙門釋子的行列中。八十年暑假，在國中任教的學妹何昭瑩告訴我：「朱老

師不贊成我出家，並在課堂上告訴同學們：千萬別跟我一樣，年紀輕輕的便遁入空門。」朱老師是個儒者，並未學佛，所以當然不贊成我出家。

七十五年 12 月，我與任教於樹德工專的許世卿老師一道去拜訪朱老師。一下公車，我便打電話給朱老師，朱老師掛了電話後，便出來相迎。他走在馬路上向我揮手，而我卻默默的不知如何做禮。（通常遇見佛教徒，我會雙手合十，口誦佛號。——這是佛門的基本禮節。）

七十七年，我搬回中壢並至中央大學旁聽幾門課，我告訴朱老師：「我想報考中文研究所。」朱老師很熱心的寄來了一份資料給我。師恩浩蕩，讓我沒齒難忘。

去年（2001）八月，在求學長達十餘年後，我又再度搬回中壢。我打了幾通電話給朱老師，打不通，我只好打電話問以前的系主任胡楚生老師，胡老師說：「朱老師生病了，不方便接電話。」我一聽，心知不妙，想去探望朱老師，並寄了一張教師節的賀卡給他。朱老師在九月 29 日的回信中寫道：「……，去（八十九）年十月，診斷為食道惡性腫瘤，十一月手術切除，元氣大傷。十個月之療養，已大有進步。請放心！」，「雖然其後遺之病象猶多。例如：體力甚差，聲帶受損，多痰（放射治療之影響）……待客至為不便，請勿光臨。」

之前，我在信中告訴朱老師：「我手邊有他的大作《周易經傳象義闡釋》（學生書局印行）。」朱老師看了我的信後，在回信中寫道「茲順便郵寄近作兩本，且看班門弄斧是何模樣？」朱老師太謙虛了，而我卻連班門弄斧的資格也沒有。

我回函謝謝朱老師的贈書，也抄了兩段《八大人覺經》的經文給朱老師：

第五覺悟：愚癡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
增長智慧，成就辯才，教化一切，
悉以大樂。

第八覺知：生死熾然，苦惱無量。發大乘心，
普濟一切。願代眾生，受無量苦，
令諸眾生，畢竟大樂。

在信末我問朱老師：「為何不肯學佛？」朱老師在信上寫道：「民國四十一年，他曾在台北善導寺聽印順導師講經，也算學佛吧！」我又寫了一封信給朱老師，沒有回音。無知的我，不知道朱老師已油盡燈枯，生命的燭火即將熄滅。

前天（教師節前夕），我打電話給胡楚生老師，問道：「朱老師可好？」胡老師說「朱老師已於過年前去世。」掛

斷電話後，我熱淚盈眶。聽師母說：「朱老師去世時，臉相很安詳，而且有許多人幫他唸佛。」朱維煥教授是我今生今世最懷念的老師，希望朱老師能生生世世學佛，並能如諸佛菩薩一般，做個解脫自在、沒有煩惱（病苦）的覺者，進而能在菩提道上「令諸眾生，畢竟大樂。」（九十一、九、二十九，於中平精舍，原載於 2002、11，〈圓光新誌〉雜誌）

衣帶漸寬終不悔

出家前夕，同窗摯友在信中問道：「矢志必得的中研所是否不考了？」我看了祇是微微一笑，卻不禁想起半年前我寫給兄長的信（哥哥並不贊成我考研究所），信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我熱愛中文系如同熱愛我的國家……，請你尊重別人如同別人尊重你一般。」當時，雖然家人強烈反對，而我的生活費亦幾乎出問題，但是內心的執拗與戀慕卻是篤定的。——唸中研所是我多年來的宿願。

那年仲夏，我們在驪歌聲中告別了師長，也結束了十幾年來的學子生涯。畢業後，我和小邱仍留在學校，我們打算好好自修一年，以準備明年的研究所考試。畢業典禮結束後

約兩個星期，學妹秀娥便邀我上慈光山。慈光山文殊院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靜謐、整潔與祥和，而這兒清幽、淡雅的景物，和僧尼們溫和、親切的態度也是我深深喜愛的。

第二回上慈光山，我邀小邱同行，在皈依法會後，老師父和我們談了一個多鐘頭，所談的不外乎如何淨化人心和弘法利生，在談話中，師父不勝感慨地說：「佛教有最完美的教理，可惜卻缺乏弘揚佛法的人才。」這兩句話在小邱的心裡揚起了狂瀾巨波，半個月後，小邱剪髮披緇，成為佛門的出家弟子。她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我為之驚訝不已，而往後的幾個月，考研究所的念頭，已在我心中逐漸退去，而此時我反而有種預感，——我可能會出家。

上山前的幾個月，我仍舊跟杜老師學古文，依然去王禮卿老師家上《文心雕龍》，直到上山前夕才和系上的幾位老師辭行。王禮卿老師是個佛教徒，他在三十餘年前便已皈依南亭老法師，對於我的抉擇，王老師要我慎重考慮，畢竟這種終生大事（生死大事）並非兒戲，不可基於一時的理想、狂熱而貿然投入……。而我最敬愛的朱維煥老師也曾給我一番告誡，他說：「人世間有太多的苦難，祇要生而為人，就應當要有勇氣承當這些苦難……，即使十對夫妻中有十一對怨偶，我們仍應逆來順受的去擔當，去盡人之所以為人的本分……。」對於師長的關愛、呵護，我是十分感念的；而中

國文學的博大、精深、宏富，我仍是十分喜愛的。

當同窗摯友問我是否擬繼續一窺國學之堂奧，是否割捨得下昔日的理想與狂熱時，我已身在佛門（惟尚未落髮耳），而今回想起來，考不考中研所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我的理想與志趣，出家前與出家後並無衝突，——「淨化人心」仍是我生死以之的職志，而儒家悲天憫人、經世濟民的菩薩精神，不正是佛教慈悲精神的表現嗎？

*

*

*

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裡，有這麼一段記載：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王國維先生認為：這三種境界，是一般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人，所必經的歷程。這種「人生境界」的三分法，我未能深體其意，但是若指為學所經歷的三個層次，這「衣

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卻是我當初要走學術路線的寫照。

為何我會一往情深的「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這種嚮慕的心境，相信熱愛中國文學的人都能體會。在國學的殿堂裡，道家的清雅，墨家的樸實，名家、陰陽家的詭奇，是足以讓一位追求智慧、完美的學生終生投入的。

小邱出家的第四個月，我便搬到慈光山長住，在此之前，我發現我變了。例如：在校園散步時，我若發現一些蝸牛爬到馬路上，我會把它們抓回草地，我擔心它們會葬身車輪下，——這是以前沒有的現象。有兩回，在我回慈光山時，和知客師談及儒者的風範時，我的眼眶漸漸為之濡溼。這些都是在小邱出家前所沒有的現象，學佛後，我發現佛教的慈悲心更能讓我發揮儒家民胞物與的精神。

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我昔日心中的堅強理念，而「為往聖繼絕學」是我要考中研所的主因。我希望將來成為一個有為有守、有風骨、有氣節的恂恂儒者。而那些載之史冊的仁人義士、古聖先賢，他們一生的言行、事蹟，均可為吾人之表率，而這些古聖先賢的言行、思想，亦無不符合佛家的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由儒門進入佛門，是很自然的現象。對於那些畫地自限的儒者，心中卻不免有所惋惜。例如：在《宋史·司馬光傳》中，說司馬光一生「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又云：「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司馬光的學養，我是比不上的（案：《資治通鑑》由他主編，歷十九年方成，此書為我國編年史名著），而他的「孝友忠信，恭簡正直，惡衣菲食以終其身」也是吾人所無法企及的，如果他生於當今之世，而又能以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態度來研讀佛典，相信他必定是個行解相應的人乘菩薩，可惜他自囿於儒家的微言大義而無法聽聞佛法、蒙受法益。

司馬光認為佛家與道家的微言大義均不能超出儒家學說的範疇。事實上，誠如唐人柳宗元所說的：佛家義理是與《易經》、《論語》等儒書是相契合的，而道家的清淨無為與佛法亦有互通之處；而他所認為的怪誕之處，實際上是因為他未有親修實證，便斷然予以否定、排斥。

如果以現代的物理學、天文學來看，佛教的知識論、宇宙論是非常符合科學原理的，而一些科學未能實驗、證明的現象，祇是表示當今的科技文明尚無法完全證明佛經所說的現象，並不表示這些現象不存在，我們切不可因為自己未能

耳聞目見，便斷然與以否定、排斥。畢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對於我們所不知道的事物、現象，我們應該客觀的小心地去求知、求證，或如孔子所說的：「多聞闕疑」，把有疑問的事理暫時擱置一旁，而不應主觀的予以拒絕、否定。

總之，佛教是積極的、入世的，是合乎科學的，而在思想上、義理上，與儒家思想亦有若干契合之處（實際上，佛學已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這是我由儒門走向佛門的主因。出家至今已兩年有餘，對於我的抉擇，我絕不後悔。在修學的過程中，堅忍的毅力與勇氣是不可或缺的，我仍是凡夫俗子，因此，與生俱來的煩惱仍在所難免，所不同的是：而今的我，是個學佛道上的行者，是個願成佛道、願度化一切眾生的佛弟子。

在自度度人的修學路上，我希望我有足夠的恆心與毅力走完全程，能如昔日「衣帶漸寬終不悔」般的堅持、篤定。（1986、5、31，於慈光山文殊院，原載於〈人乘佛刊〉）

玄奘大師遇險記

(一)

玄奘離開了那羅僧訶城（Narasimha），來到東邊的波羅睺（Palasa）大林中，逢群賊五十餘人。玄奘及其伴侶所帶的衣服用具，被搶掠一空後，盜賊們持刀驅趕玄奘等人到南邊的枯池，欲將他們全部殺害。

枯池裡有許多荊棘、蔓藤，玄奘所帶的沙彌發現枯池南岸有一水穴，於是便將此事私下告訴玄奘。玄奘聽後，便與沙彌一道從水穴逃走。往東南方向走了二、三里，玄奘遇見一位正在耕田的婆羅門，便將遇賊之事告訴婆羅門。婆羅門聽了大驚，立刻將牛解下交給玄奘，然後向著村里吹貝，並大聲擊鼓，村人聞聲而至者有八十餘人，各拿著器械，急往賊所，賊黨看見眾人來勢洶洶，立刻逃散到林間。

之後，玄奘到了枯池，一一將被縛的夥伴解開繩索，又將別人布施給他的衣服分予夥伴們，於是眾人相攜投宿於村裡。是夜，人人悲泣，只有玄奘面帶微笑，而無憂戚之感。同伴問道：「旅行用的衣服資具，被盜賊搶掠一空，只剩一條命存留，困苦艱危到此地步，所以一想到林中之事，便不覺悲傷，法師何以不憂不懼，而面帶微笑？」

玄奘回以：「居生之貴，唯乎性命，性命既存，餘何所憂？故我土俗書云：『天地之大寶曰生。』生之既在，則大寶不亡，小小衣資何足憂吝？」與玄奘同行的徒侶們聽了以後，方有所感悟。（大正藏 50 冊，231 頁）

（二）

玄奘自阿俞陀國（Ayodhya）朝禮聖跡後，與八十餘人同船，沿著恆河（Gavga）東下，欲前往阿耶慕佉國（Hayamukha）。船行約百餘里時，河的兩岸皆是阿輸迦林（Asoka），非常深茂。此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賊，划著木槳，逆流而上，把玄奘所搭的船攔住。此時，船中一片驚慌，有數人跳河。賊黨遂擁船向岸，並命令眾人脫去衣服，以便搜求珍寶。

這些盜賊平素侍奉突伽（Durga）天神，每年仲秋，他們總是找一位相好莊嚴的人做犧牲，以其血肉來祭祀天神。盜賊們一看到玄奘儀容偉麗，身材適中，於是歡喜的相顧而言：「我們祭祀的時節將過，找不到合適的人，這位沙門形貌叔美，殺來祭天，豈非大吉！」

玄奘告訴他們說：「我的穢陋之身，用來充作祭祀，並不吝惜。只是我從遠方來的目的，是為了禮拜菩提樹和在耆

闍崛山的佛像，並欲請問經法，此願未遂，你們若將我殺了，恐非吉兆。」船上諸人，皆共同請求賊黨放了玄奘，賊黨皆不允許。

於是賊帥便派人取水，於華林中整地設壇。逮和泥塗掃後，賊帥令兩人拔刀牽玄奘上壇。此時，玄奘心無恐懼，容貌安詳，賊皆驚異。玄奘既知不可避免，乃請盜賊稍候，莫相逼惱，以便安心入滅。於是玄奘一心繫念賭史多宮（The Tusita Palace）和慈氏菩薩（Maitreya Bodhisattva），希望能夠往生彼處，能恭敬供養慈氏菩薩，並受學《瑜伽師地論》（The Yogacarabhumi-sastra）於慈氏，能聽聞妙法，成就通慧，將來再下生人間，教化此等賊眾，使他們捨棄惡業，廣修善業，並廣宣佛法，利益一切眾生。之後，玄奘起來禮拜十方佛，禮畢，正念而坐，一心繫念慈氏菩薩，無復異緣。

玄奘在定中，彷彿登上蘇彌廬山（Mount Sumeru），越過了三重天，到了賭史多宮，但見慈氏菩薩在妙寶台上，為天眾所圍繞。此時，玄奘身心歡喜，不知人在壇上，亦不知有賊。同伴諸人見玄奘將被殺，乃放聲大哭，頃刻，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浪騰湧，船舫飄沒。賊眾大駭，問同伴說：「沙門從何處來？叫什麼名字？」

答曰：「從脂那國來，欲來求法。你們若把他殺了，將得無量罪，而且從天候大變、風波之狀得知，天神已怒，應

速懺悔。」

賊眾驚懼，相率向玄奘懺悔、叩頭，向玄奘皈依。此時，玄奘仍不知不覺。逮賊以手碰觸時，玄奘才睜開眼睛，並問賊：「時間到了嗎？」賊人說：「我們不敢殺害法師，願法師接受我們的懺悔。」

玄奘接受他們的懺悔，並為他們解說：殺、盜、邪祠等不善業，未來將受無間地獄之苦。又說道：「為何只為了如電光朝露般短暫的肉身，而種下長期的苦種」

賊等叩頭，悔謝，說道：「我等妄想顛倒，為所不應為，若不逢法師，仗法師之福德，感動冥祇，何以得聞啟悔？請從今日起，即斷此業，願法師證明。」於是遞相勸告，收拾刀器，投入河中。所搶奪之衣服資具，各還本主，並受持五戒。此時，風波還靜，賊眾歡喜，頂禮告辭。同船之夥伴為之驚嘆，遠近聞者，無不嗟怪。玄奘大師若非道高慧深、求法之心殷重，何能致此！（大正藏 50 冊，233 頁）